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螢窗清玩 第四卷 碧玉簫

詞曰：話到鶯花劇可憐，個中春色鬧無邊。桃花洞裡，又值杏花天。雲雨巫山才一夢，芳情長與月團圓。消魂此際，鐵石也情牽。——調寄《相思引》

良緣夙締，嘉偶天成。此理之自然，事之宜然，情之同然，亦勢之必然也。然使一往而逢，一約而來，一說而就。雖為佳匹，終屬平淡無奇。必若接之於不易有之人，而又值不可失之會，處不可離之勢，而竟失之、離之。使其忽聚而忽散，忽恩而忽仇。憂樂疊乘，甘苦具歷。委曲變幻，以顯其奇。才見得天地造化之工，鬼神播弄之妙處。嘗考先朝正德年間，有李生者，諱素雲字景三。蘇郡人也。少孤貧，美才色。聰明穎悟，博覽群書。嘗七歲時，師令賦月鏡詩。有『乍向天池浴，旋來煉石磨，影窺銀漢女，照見王宮娥。』之句，為一時傳誦。又性愛花，幼時每啼，或折花以與之，或抱以看花即止。嘗十四歲時，制有愛花說一篇云：

草木之精凝為花，花者華也。言英華之外著者也。其為物也美而盛。其為品也清而奇。而其質之攸成也，則合工氣而為之貴。故天以生之，地以長之，雨以潤之，風以開之。其時有春夏秋冬之錯出。其色有紅黃紫白之分殊。或宜暖宜涼，或可燥可濕。種類百出，各有不同。然其窈窕風流，動人以鍾愛者，其體固一致也。且夫庶類之生，孰無真性。然物各稟其偏者，而花自得其全。何也？不爭妍，不妒寵，其自處以仁。並其蒂，連其枝，其相與以義。次以先後，遜以低昂，則知乎禮者也。明其消長，識其歲時，則類乎智者也。當發而發，當藏而藏，則守乎信者也。其真性如是，而風度可知矣。當夫良夜芳辰，春眠乍起。淡妝弱質，雅態撩人。而且拂之以輕風，潤之以清露，照之以明月，籠之以浮煙。鬥豔飄香，徘徊於林際之下。或倚欄而舞，或迎人而笑，飄飄然可遠觀，而不可褻玩焉。如是，而人之愛花者固眾矣。抑如是，而人之愛花者轉寡矣。何也？

彼所謂愛者，植其樹，莫知其趣。喜其文，莫尚其神。徒以脂粉賞其容，則所視者輕，而花不顧也。即以妖豔贊其色，則所待者薄，而花不甘也。花於此，其何以見知於人，而解意於己歟。噫！是直非愛花者耳。夫真愛花者，必其善看花，而後可會其興趣，通其精神。低回歷亂，而知其必有所思。飛舞翩翩，而體其若有所戀。神情既結，則花自如慕、如訴。相與而依依。夫花之精神若是，花之興趣若是，花之知心解意又若是。彼浪談色者，而欲得個中之意味焉，蓋亦難矣。嗟乎！

予性也偏，偷閒自曠，靜觀萬物，竊切留心，而花尤所稱知己者也。清居絕俗，或傍花而坐，或擁花而臥，或對花而酌，或倚花而吟。索笑怡情，纏綿莫解。當其造胎而綴蕊也，則約而俟之。及其點妝而舒臉也，則悅而親之。至其粉落而色衰也，則憐而弔之。愛之切，而欲撫諸懷。愛之深，而欲加諸掌。然而環顧居側，地無立錐。計欲栽培，恨不可得。即有二三嘉種，不過獨秀孤芳。始而見其花之灼灼者，不旋踵而其實已離離矣。豈不惜哉！

此篇一出，人都稱為愛花子。及年十七，首選饗宮。其平昔高量偉志，偶儻風流，氣象昂昂，卓然世表。且其素豪俠，性疏狂，喜交遊，好談笑。每遇花辰月夜，或游長洲之苑，或登姑蘇之台，或彩洞庭之橋，或泛舟於香水。飛雲閣、金閨亭、辟疆園、寒山寺，舉吳中勝跡，無不遍遊。時因七月初秋，氣清天朗。李生糾合二三同志，泛舟於消夏灣。醉月嘲風，作夜遊之樂。是時殘暑未退，騷吳墨客，往往結伴泛舟。消夏灣中，簫鼓達旦。生與諸同志等，觥籌交錯，痛飲歡呼。比酒酣，生停杯謂眾曰：「某平生有三樂：識盡天下妙人，一樂也。讀盡天下奇書，二樂也。游盡天下美景，三樂也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未幾李生吹笙，諸秀士彈絲品竹。按曲倚和，清聲逸韻，高響入雲。鄰舟聽者，咸指曰：「此必李秀才酒船也。」時李生情興彌濃，襟懷愈曠。因停笙叩棹而歌，其歌曰：

四顧宇內兮，何微茫。若有一人兮，居中央。寄席幕兮天地，假湖海兮杯觴。舉頭兮長笑，抱明月兮徜徉。

歌歇又吟曰：

雲收霧卷海天清，一色玻璃趁月明，

我欲駕帆空際外，相呼王子共吹笙。

又吟曰：

舊是瑤京謫降仙，銀笙吹徹海峰煙，

閒停玉盞敲奇句，驚動長庚下九天。

吟畢，諸秀士進酒相慶。生兀自接飲，至再不辭。末後一巨觥至，生接住，仰而笑曰：「吾方欲吸盡西江，何況於此。」乃一啜而盡。復徐徐顧眾謂曰：「昔吳王擁西子避暑於此灣，醉舞酣歌，流連莫返。吾等今夜，可仿佛其樂否？」眾曰：「賢兄造化同流，玩物適情。深得春風沂水之概。若吳王流連酒色，敗業廢時。不旋踵而姑蘇之台，已為麋鹿游矣。何足以之比擬耶。」

正說間，忽鄰舟有人呼曰：「列位好興頭，肯容老夫促膝否？」說聲未歇，其人已攀過船來。生見其人，端雅雍容。急趨施禮，叩其姓氏裡居。答曰：「老夫本郡吳江人，姓黃名琮，字國瑞。住於玉秀山下之望江村。以小故偶進府城，今夜獲奉諸賢之側，豈非大幸。」生喜曰：「公其黃孝廉耶？久切瞻韓，未蒙賞識。有失迎迓，得罪、得罪。」黃翁亦叩生姓名，生具以對。翁驚喜曰：「久聆大名，如雷貫耳。今夕得親雅范，可稱作合之奇。」生遜謝，邀翁少飲。翁問曰：「方才偶聆清吟，純是唾珠咳玉。未知是那位佳興，到要請教。」生應曰：「小生醉後狂吟，冒瀆尊聽，休見笑了。」翁曰：「賢兄二詩，麗句清詞，飄然塵表。如此奇趣，何異太白登華，搔首青天。惜老夫年邁視茫，不獲與兄等寄傲煙霞，嘲弄風月，真乃一時恨事。」生曰：「聞盛邑江山秀麗，風景清和。倘得閒時，定當到彼執鞭，從先生游矣。」

翁聽了，忽心中想起一事。因問曰：「賢兄肯屈駕辱臨，老夫將以一事相托，未知可肯賜允？」生曰：「所有何事，願聞其詳。」翁曰：「老夫有小豚二人，稟性愚頑，一丁未識。乞賢兄枉駕寒舍，少咳珠玉，俯賜陶熔。使蠢蠢螢光，得以瞻矚天日，未為不幸。」生辭曰：「小生稟性顯蒙，才疏學淺。而令郎性靈天縱，家學淵源。此中青勝於藍，未免貽羞西席也。先生此言，決難從命。」翁不悅曰：「小豚無知朽木，固不堪雕。而賢兄善與人同，亦何吝教乃爾。若不俯從，是見嫌也。」

時在旁諸士亦贊勸之。李生乃曰：「既先生不棄粗疏，俾小生得以蒼蠅而附驥尾，亦幸事也。敢不惟命。」翁大喜，與生訂個日期。然後重整杯盤，相與更酌。直游至參橫斗轉，方才挽舟登岸，踏月而歸。

明日黃翁先返吳江。越數日，李生亦如約而至。翁接入，禮遇甚厚。館生於迎月堂。令其子應禎、應祥師事之。應禎年十歲，應祥年九歲。俱聰明穎悟，每有傳授，了然於心。生甚喜，會值八月中秋，月明如晝。生偶步堂外，過一小門，四顧寂寥。對月而立，歎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。」忽然輕風度處，送來一片簫聲。引夢勾魂，神氣頓爽。正聽間，有兩小青衣，從小門嘻笑而出。生執住問曰：「夜深人靜，爾們還往那裡？」二青衣曰：「來槐花根聽梅小姐吹簫哩。」生低聲問曰：「那個稱梅小姐？」

青衣曰：「就是隔鄰梅府太夫人的女兒，名叫映雪。」生曰：「梅小姐可曾嫁人？」青衣曰：「聞說他已十七歲也，未曾揀得阿郎。」生曰：「他在何處吹簫？」青衣曰：「吹在萬香園裡，這槐木不是梅家園牆的界麼？」生曰：「爾們夜來就睡，還要聽甚麼吹簫？怎不回去。」那青衣閃的走回了。此時簫聲愈覺清越，飄飄欲仙。李生聽得滿胸癡癢，暗付曰：「花下吹簫，當是的妙佳人。夜靜相逢，又是的好機會。我且潛去見他一面，看看如何。」遂從槐根攀枝傍乾而上，逾過園牆。但見月射花陰，風篩竹影。蘭階菊徑，清香襲人。踏遍了楊柳蔭，穿過了酴醾架。遙見木蘭花下，白石片上，端坐著一位佳人。執一碧玉簫，與一青衣對花談笑。李生潛近偷看，但見：

眉如柳葉，面似桃花。足蹴金蓮，指排玉筍。冰姿綽約，依稀疑銀漢天孫。玉體輕盈，彷彿訝瑤池仙子。巧笑則微開玉粒，嬌

談則略破櫻桃。聽滴滴之柔聲，鶯啼燕語。睹翩翩之妙態，鳳舞鸞翔。萬種風流，一天丰韻。

生看得神情飄蕩，魂魄飛揚。暗喜曰：「此非梅映雪也耶？國色天香，可謂遺世特立。」忽聽那青衣，指一秋海棠花曰：「春有海棠，秋亦有海棠。木則同，而花之時各不同，何也？」梅映雪答曰：「春秋各自一種。吾嘗看玉象管群芳譜中載說：秋海棠由來甚奇，此花從古未有。後因某家一女子，容色甚麗。心慕一士，乃約士相會園中。待至夜深，而士不至。於是流淚至地，遂生一秋海棠。花分根吐芽，其種遂遍天下，豈非奇麼。」青衣曰：「小婢曾見小姐吟有秋海棠詩。當時竟自不解，卻原是用此主意。小姐可記得否？」梅映雪曰：「詩還記得，待我念爾聽來。」

既占春兮又占秋，猩紅逗破十分愁，
至今嫩臉含微露，猶似當年暗淚流。

青衣曰：「詩便是了，但我等未讀過甚麼群芳譜，那裡曉得這個意思。吾又聞昔日杜少陵雅喜海棠，卻終身不著題詠，是何意見？」梅映雪曰：「杜公有母，幼名海棠，故諱之。」時李生覺得心志狂惑。迨至面前，笑曰：

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？

梅映雪見了大驚，叫賊連聲。忙兜繡鞋，攜玉簫，執團扇，冉冉而走。李生趕上，截住去路。笑而揖曰：「卿非梅小姐耶？」映雪強應一聲，躲入花叢深處。暗地驚怯，半藏半露，無限嬌羞。生笑曰：「小生何人，小姐叫之曰賊何也？」映雪把鳳眼偷覷李生，但見皎如玉樹，秀若芝蘭，秋水精神，冰霜肌骨。不覺心生憐愛，因暗度鶯聲，徐徐問曰：「郎君何許人，何故夜半至此？」生答曰：「小生乃本郡姑蘇人，姓李名素雲，字景三。因今秋遇黃推官，適居西席之位。今夜偶步堂外，聞小姐高興雅致，倚月吹簫，清韻迫人特來相訪。」梅映雪曰：「郎君盛譽芳名，妾誠聆之有素。今夕賞識，可慰素懷。然而牆隔東西，位分內外。嫌疑交致之際，安可接君子清談。」李生曰：「小生愛才如命，嫉色如仇。此乃略男女之嫌，而聚斯文之會。無他意也。」兩下立談片刻，復鋪花巾於白石片上，一同坐之。

映雪喚青衣進茶。生問青衣何人？映雪曰：「乃小婢碧蓮也。」生曰：「方才聞小姐海棠句，可謂慧想奇思，詞旨俱妙。」映雪微笑曰：「此乃幼時拙詠，粗鄙俚，俗未免貽笑大方。如郎君佳稿諸詩，乃足稱騷壇絕唱耳。」生曰：「拙稿下裡之詞，因朋友憊憑，登之剖劖，遂得貽笑人間。何足為小姐掛齒。然吾觀古來才女，雕蟲刻篆，代不乏人。如小姐定評，當推何人為最？」映雪曰：「妾乃管窺之見，何足與論古人。但以愚意竊評，則蘇氏織錦回文，前無所師，後無可法。可稱千秋特絕。」生曰：「曹大家何如？」映雪曰：「曹大家乃女中之聖，才德精純，女誡七篇，自足垂訓後世。又不徒以詞賦見長也。」李生深歎其確論。

映雪曰：「三唐諸公，郎君必有高見。」李生曰：「初唐沈宋蘇張之輩，詞研思精，而大體未備。至老杜則渾雄富麗，體大旨深。高古渾脫，不可攀躋。化簡淡以秀麗，矯纖巧以莊嚴。而高岑王李之流，亦且各和其聲，以鳴一時之盛。聲律至此，蔑以加矣。至若韓昌黎之高曠，劉夢得之秀麗，元微之之簡當，白樂天之渾雄。聲調體裁，各樹一幟，未可更分軒輊也。晚唐李義山，沉鬱渾涵，獨追盛唐風味。至若張崔盧李，綺豔溫香，曲徑旁門，非正軌矣。」映雪曰：「盛唐如王少伯、高達夫、王之渙三子齊名。當日旗亭按曲，均有表見，君能定其優劣否？」李生曰：「王少伯芙蓉樓一絕，情景入化，聲調絕高，非二子可及也。」映雪曰：「劉白有唱和集，元白亦有唱和集，三子殆可並駕齊驅了？」李生曰：「劉詩秀麗莊嚴，其神采骨幹，勝於香山多矣。至於元白二子，雖無優劣之分，而微之詠李一詩，實為元白壓卷。」

梅映雪曰：「唐人精於詩，其風格聲調，真足超軼古今。有以風雅勝者，如宋詩『盪舟為樂非吾事，自歎空閨夢寐頻』二句，即詩經『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，綯衣綦巾，聊樂我員』之意。蓋詩之近風雅者也。其次有以神韻勝者，如杜詩『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』。韋詩『寒樹依微遠天外，夕陽明滅亂流中』。張詩『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』。皆神化之句也。有以雄渾勝者，如劉詩『山闌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』。杜詩『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』是也。有以雄壯勝者，如李益詩『幾度吹笳明月夜，何人倚劍白雲天』。李白詩『興因落筆搖五嶽，詩成笑傲凌滄洲』。孟詩『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』是也。有以神氣勝者，者，如岑嘉州『庭樹不知人去盡，春來還發舊時花』。崔魯詩『明月自來還自去，更無人倚玉蘭乾』。許渾詩『樓台深鎖無人到，落盡東風第一花』是也。有以情趣勝者，如孟詩『野曠天低樹，江清月近人』。白詩『不解藏蹤跡，浮萍一道開』。劉詩『行到庭前數花朵，蜻蜓飛上玉搔頭』。張南史『已被秋風教憶膾，更聞寒雨助飛鶻』是也。有以含蓄勝者，如王建『今夜月明人盡望，不知秋思在誰家』。溫庭筠『雁聲遠過瀟湘去，十二樓中月自明』是也。有以托意勝者，如杜詩『龍武新車深駐輦，芙蓉別殿謾焚香；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』是也。有以喻意勝者，如柳詩『驚風亂沾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薛荔牆』是也。有以秀麗勝者，如杜牧『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』是也。至有以刻畫勝者，如許棠洞庭湖詩『四顧疑無地，中流忽有山，鳥飛應畏墮，帆遠卻如閒』等句，語雖工，格斯下矣。」

李生曰：「今人為詩，多尚刻畫。如詠美人則曰『薄施朱粉妝偏媚，倒插花枝態更濃』。綴翠描紅，去風雅何啻霄壤。即以體制而論，晉魏梁隋之會，樸陋近古，未具大觀。至盛唐富麗渾雄，大體美備。即其玉台藁砧諸體，尚覺近於古裁。若今聯珠體、迴環體、疊字體、集古體、挾字體，種種惡套，均屬纖巧之流。遠失風騷之旨，不可學也。」映雪曰：「刻則傷神，巧則傷雅。均為詩家最忌。至又全以虛字播弄者，愈覺不成詩體矣。」李生曰：「杜詩之所以獨擅今古者，以其本愛國憂民，一點血性結撰而成。脫胎風雅，極得詩人之體。非徒以清麗工巧見長也。」映雪曰：「李謫仙、王少伯二子孰勝？」生曰：「李詩神於寫景，王詩善於言情，各不相下。惟杜公則兼其所長。」碧蓮旁問曰：「吾聞崔司勳黃鶴樓詩，奇絕千古。而今人不推崔司勳，獨推杜工部何也？」生答曰：「彼不過數語之奇，何如杜工部博大昌明為加盛也。」

時彼此酣談暢語，不覺月輪西墜，風露交侵。梅映雪曰：「今夜接君清談，如立春風，神氣俱爽。爭奈羅衣單薄，不耐秋氣迫人。」乃攀花旁柳，徐徐而起。臨行顧謂生曰：「君奇士也，願訂神交。今後遇月明花放之時，人靜更闌之際。不妨至此，相聚一會。但須謹慎為妙，勿貽疑議交加，以玷吾輩圭璋也。」生諾而退。回至迎月堂，暗想：「梅映雪才色雙奇，足滿素願。爭奈其嚴氣正性，辭色端莊，不可以言語挑也。」是夜輾轉伏枕，寢不成眠。乃起剔燈兀坐，制豔體一半兒曲，以志喜。

西園秋半月輪高，寂寞飛霜侵短裯，修竹蕭疏風亂號，樂陶陶，一半兒花林，一半兒草。
佳人倚月夜吹簫，纖手輕排冰玉條，嘹亮清腔雲外飄，最妍嬌，一半兒低談，一半兒笑。
香肩強倚木蘭花，二八輕盈年破瓜，半點朱唇開玉芽，好容華，一半兒風流，一半兒雅。
閒閒細說海棠秋，瞥見檀郎低了頭，亂把花鞋重複兜，去還留，一半兒驚忙，一半兒走。
星眸回眄意瞿瞿，潛入花叢輕斂裾，問到慙懣情有餘，費躊躇，一半兒含羞，一半兒語。
三生石上立傍徨，相對依依嬌欲藏，謾度鶯聲低問郎，道端詳，一半兒從情，一半兒強。
櫻桃紅破話網繆，強把薄葵微掩羞，怯得幾回香汗流，忒溫柔，一半兒相親，一半兒丑。
傳情措意笑咳咳，搖動鬢邊金鳳釵，粉頸纖腰垂復抬，暫相陪，一半兒嫌疑，一半兒愛。
偷斜媚眼轉秋波，細語低聲情更多，幾度佯言歸去呵，妙如何？一半兒踟躕，一半兒坐。
攀花傍柳起安舒，指盼阿鬟舊舊途，密約叮嚀忙復徐，意何如？一半兒回頭，一半兒去。

自後生與映雪，每一月間，或三次、或兩次，清夜聚首。然都是談論古今，未嘗涉一淫詞。及至明年初春，啼鳥催人，名花笑客。李生春心如醉，重訪梅映雪於萬香園。問柳尋花，等得不見。遂潛至映雪牆外，則小門堅閉。繡闌重遮，乘隙而窺。而裡面簾

幕輕垂，闌無影響。惟一杏花，隔窗豔發而已。生悵甚，乃題一絕，投於碧紗窗前，怏怏而出。過金鯉池，偶見一樹紅梅，映水而發。其樹皮剝處，隱刺有小字數行。李生細細讀之，乃一詠梅詞也。其詞曰：

一樹寒梅繡閣東，停停瘦骨獨成叢。幽香冷豔，清水映嬌容。

深地不知春去早，暗教和露泣殘紅。徘徊素影，無語怨東風。——調寄《相思引》

生讀畢，付曰：「此必梅小姐借梅寫懷也。然其春心逗動，吐露詞章，今後吾試以言挑之。」於是暗喜歸去。是日梅映雪，因其母范夫人感疾，奉湯進藥，至晚方回繡房。未幾竹節敲風，梅梢掛月。萬香園內，春色鬧人。映雪半啟紗窗，斜倚而望。忽於窗上拾得片紙，對月展之。乃詩一絕云：

尋春我到蕊珠宮，對對流鶯逐曉風，

簾幕自垂人不見，止留濃杏隔窗紅。

映雪閱而知為李生詩也。顧謂碧蓮曰：「今日才不在此，卻令李郎空訪一遭，殊屬恨事。」正說間，忽窗外柳搖花動，有影冉冉而來。且聞吟曰：

半夜梅花月，三春柳葉煙，

個中真意態，更是可人憐。

碧蓮笑曰：「此必李秀才也。」忽又聞吟曰：

寂寂滿園春，花容笑客頻，

東風勾引去，重訪月中人。

梅映雪喜笑曰：「是矣。」因急口和之曰：

一去一回春，時時盼望頻，

可憐明月下，愁煞倚樓人。

吟聲甫畢，李生已至窗前。笑曰：「春可憐耶，人可憐耶？」映雪曰：「春固可憐，當春之人更可憐耳。」於是令碧蓮開小門，遣生入房。映雪曰：「今日以事故出房，又致郎君望空了。」生笑曰：「今日不見，今夜還不見麼？」映雪見生面有酒容，問曰：「君今晚當是少酌了。」生點頭曰：「然，醉後狂吟，小姐休要見笑。」映雪乃呼碧蓮進茶。須臾蓮奉茶至，生接茶。注視碧蓮，微笑曰：「乖巧秀慧，極似當日紅娘。」蓮喻其意，答曰：「吾似紅娘，小姐斷不似鶯鶯也。」生回顧映雪，映雪面帶羞色，生移近坐而言曰：「吾曾見一詠梅詞甚佳。」映雪問：「怎樣佳法？」生遂將映雪刺梅樹上一詞念來。

映雪曰：「此鄙作也。君何取笑乃爾。」生曰：「非敢取笑。吾想小姐詞中，非為梅惜。乃自為惜也。」映雪默然無語。生又曰：「梅可惜，豈人獨不可惜耶？」映雪又默然。生曰：「小生雖非秀士無雙，小姐實為佳人第一。其中事故，何何久不開一言？」

映雪又默然。生曰：「事宜早圖，倘今日毫釐之差，異日千里之謬。悔無及矣。」映雪乃曰：「此事吾已籌之。」因附李生耳邊低聲曰：「妾若不得事郎君，當誓一死以報知己。此妾之志也。」生大喜曰：「吾若不得小姐，也亦如之。」梅映雪曰：「雖然，但吾母素性與吾不同。」生問其故？映雪曰：「母親勢利心多，每喜富貴子弟。恐他不許，爭奈之何。」生默然無語。映雪曰：「郎君毋憂，萬事惟妾擔戴。雖鼎烹鋸解，死亦相從。斷不願失身匪人，貽吾等千秋之憾也。」生喜執其手曰：

「小姐抱此堅志，懷此深情。我素雲雖死九泉，亦含笑矣。」

時二人比肩並坐，各訴衷情。意洽情濃，漸談佳境。細語低笑，意態百端。生因酒後興狂，竟把纖腰抱住，推倒幾上，欲試春香。梅映雪悉力推持，緊攬裙帶。厲聲曰：「君何無禮之甚耶？吾素重君比德珪璋，今何惡薄如此。」生低聲曰：「春色迷人，豈能自禁。倘不蒙見許，死在須臾耳。」映雪猶左支右持，不覺羅裙漸開。下體微露，溫柔潔白，攝魄消魂。生將玉股提開，將欲入馬。映雪料知難免，乃長歎曰：「事勢至此，吾將奈何。獨惜十數載之軀，今夜死於君手耳。」說訖，放手不動，任生所為。生知映雪以死自期，意方少阻。乃釋手，縱之起身。映雪甚覺羞慚，起整裙帶，背燈而坐。生愧且謝曰：「小生酒後情狂，觸犯小姐，萬望恕罪。」映雪曰：「蒙君轉意見容，使妾得保此全軀，以奉君子，誠妾之幸也。」

生回顧不見碧蓮，呼之從案底而出。戰兢羞澀，不敢近前。生執其手笑曰：「汝今年紀幾何？怎麼畏怯如此。」蓮答曰：「小婢才十六歲。」生笑曰：「二八佳人，正是破瓜時節，爾何太不知趣。」因探入襟內，摩其乳芽。覺圓細如檳，溫軟滑膩，莫可具狀。生調弄憐惜一會，撫其背曰：「紅娘兒，汝能為我取茶否？」碧蓮曰：「這樣有何不能？」遂燃火溫茶，酌兩盞而進。映雪與生對啜，取出糖橘和茶啖之。生間將案上奇書，約略檢閱。內有時藝一卷，全是四書題文，抄錄整齊。題曰：學庵小稿。生問曰：「此時藝何處集來？」映雪答曰：「此賤妾拙作，以訓舅子之魁也。」生逐一閱，內有蚤起二字題文一篇。遊戲嘲哂，最堪悅目。附錄於左云：

蚤起

起而早也，其情亦已迫矣。夫起者其常，而蚤起則非其常也。乃齊婦欲矚良人，而起之蚤。非其情所迫而致乎。今夫詠雞鳴，而知賢婦之勤家。詠蟲飛，而歎賢妃之憂國。苟非其責者，可無容耿耿不寐矣。乃有敦然獨宿，方舒皎月之憂。而率爾初興，尚有明星之爛。是豈勤家而憂國乎。奚為東方未明，竟自遺同夢之甘也。齊婦之欲矚良人，斯時良人，固已響晨而起矣。而齊婦則何如，下筵上簾之間，而月白風清，方樂乃安於斯寢，斯何如之遲迨也。乃何以遑遑視夜，如切翔弋雁之思。角枕錦衾之下，而風蕭蕭雨晦，方歌獨息於其居，斯何如之夷樂也。乃何以念念籌更，幾同寢寐占熊之慶。蓋見其起之蚤云：夫夙興有誠，本為人事之常經。則一起何必為齊婦述乎。然蚤則非其常也，蒼蠅漸作，空餘牀第之蕭條。蠅未臍，莫問衣裳之顛倒。則睹庭燎之晰晰，儼若深終夜之思也。極愴忙於昧旦，一若恐東方之既白，而苦費綢繆。抑假寐不遑，亦為閨房之雅訓。即蚤起何足為齊婦異乎。然此則又其暫也。昏以為期，遠計寢牀而伏枕。夜雖未艾，忽聞歎室而浣衣。則望零露之濃濃，幾不惜飄風之感也。極急切於響明，一若恨晨光之喜微，而倍深悵惘。事不同井臼躬操，則有那其居。聊可晤歌於寢寐，茲則雞人始報，早已深膏沐之慙慙。緬斯起也，齊婦真非得已歟。時非若蠶桑興作，即誰與獨旦，亦堪偃息於衾裯。茲則熊夢初回，早已撫衣巾而倉卒。緬斯起也，齊婦其有隱憂歟。在良人夜半不謙，或致厭厭之夜飲，然良人之蚤起，良有以也。而何以深閨暗室，偏受履霜行露之勞。在其妾小星有賦，豈無肅肅之宵徵。然其妾之蚤起，固其所也。而何以正位專房，獨親帶月披星之苦。殆矚其良人，而知其無狀無聊乃爾也。吁嗟乎，夫也不良，殊覺勞心而怛怛。人而無止，何堪泣涕而漣漣。彼美淑姬，如此良人何！

生看罷贊曰：「旁敲側擊，委婉入情，綺豔溫香。遊戲中，饒有奇趣。吾不知小姐點點年紀，是何學力，詩賦而外，時藝亦佳。真令皓首窮儒，退避三舍。」映雪微笑曰：「吾人披簡臨文，詩賦文詞，思與古會必消。研精殫力而後可獲成功。若這些今夫嘗思，又何待學，亦何必學也。」李生曰：「小姐此言誠然，想吾儒自命讀書，必宜詩賦兼優。眾體具備，乃為可貴。若區區習些，且夫人生斯世，以博功名。問著撰，則謝其不能。論經濟，則憫無所得。惟作木偶土塊，站立於人間，此禰正平所謂衣架飯囊，酒桶肉袋者也。」

映雪曰：「人皆謂，今人為文易於古人。謂今人書籍廣博，多所資取，可以成文。吁，此不善作文之說也。吾則謂今人作文，更難於古人。如我欲作『乎』字文，而楚騷卜居之篇已用之。欲作『也』字文，而歐公醉翁亭記已用之。欲作『之』字文，而詩經雜佩之詩已用之。欲作『哉』字文，而尚書元首之歌已用之。所有異想奇思，精義奧旨，悉經古人道破。而欲獨辟異境，別出新裁，以渾脫於古人，不亦難哉。譬之東郭平坡，其在古人某一處可以起居，某一處可以葬墓，任其自擇，隨地皆新。至於今人，則這一處為前人遺基，那一處為前人故塚。鋤掘殆遍，且覺無地安身。此今之所以難乎，古者也如其曰易。或則落古人之巢臼，或則拾古人之唾餘。仿樣依模，盜竊成幅。亦何異東郭平坡，古人既居，而我復居之。古人既葬，而我復葬之。是亦何往而

不可哉。昔左太衝作三都賦，十年始成。人謂其時書籍尚少，故其成之不易。然使今人為之，亦如左太衝，不依模、不仿樣。不落人之窠臼，不拾人之唾餘。恐再加十年，而不可得也。何得謂今之易於古哉。」

李生曰：「小姐此言，是於此道三折肱者。吾觀歷代文章氣運，惟詩則愈沿愈盛。至唐而成，而文則愈降愈衰，至今為甚。如五經為上古之文章，其時溫厚和平。故其文樸而無華，純而不雜，淡而彌該。皆精義奧旨，結撰而成，非後世所可擬議也。三傳楚騷，去古未遠。故其文醇實愷切，饒有古風。降至兩漢之間，文運方盛。班揚司馬啟於前，劉孔王曹嗣於後。其言富而麗，其氣煉而華。其語簡而賅，其體美而備。華樸適當，彬彬然稱極盛焉。兩晉文章，頗不及漢。而二王、二陸、鮑庚江潘諸子，接踵而興。麗藻清言，和聲鳴盛。其亦漢之流亞也。降而梁隋，又降而唐宋，漸而微矣。競以工巧，騁以詞華。望皮肉則有餘，按骨幹則不足。此末世脂粉之學，其去古何啻天淵哉。」

梅映雪曰：「古人謂詩本性情，吾謂文章亦本性情。如五經四書，靈均楚騷。及李令伯之陳情表，武卿侯之出師表等。皆本性情，流注楮墨者也。蓋古人為文，語不苟下。必須言行相顧，內外合乎。得諸心，必先體於身。體於身，而後見於言。其文其人，若合符節。此之謂古人，此之謂古人之文也。若今人粉飾文詞，務末忘本。言善而行惡，口是而心非。偏是不忠不孝之人，卻會說大忠大孝之話。古今人何遽不相及也。」

李生笑曰：「今人不特不會作古人之文，並亦不會解古人之文。無論其他，即如王子安滕王閣序，五尺童子，無不誦之。其中『落霞與孤鶩齊飛』一句，坊本解者，咸執丁度集韻，以霞作天文解。請霞為雲日之氣，自上而下。孤鶩自下而上，兩相會合，故曰齊飛。夫霞既為雲日之氣，何得雲落？且何得雲飛？此言談暫解，最為可笑。至若螢雪叢說、代醉編二書，皆謂落霞為蟲名，即飛蛾也。鶩食蛾而相逐，故曰齊飛。此解頗似近是，然鶩形大而蛾形小，鶩常高而蛾常低。於齊飛二字，似為不合。惟郎仁寶以落霞為鳥名，最的當。按諸字書，咸謂霞字通作蝦。段成式《西陽雜俎》云：南山下有鳥，名蝦蟆。護頭有冠，色蒼足赤，似白鶩。所謂落霞，即此鳥也。何得妄解為雲日之氣耶！然雖如此，但霞字宜單講，不必黏連落字。蓋落字即下孤字之意也。」映雪問曰：「霞為鳥名，既非天上之物，何又云落。」生答曰：「霞鳥當夏飛高，至秋漸低，故曰落。」映雪喜笑曰：「吾平昔討論古文，考核頗確。惟此一句，未得其真。若非郎君講明，幾也為俗解所誤，吾今得所據矣。」

李生曰：「吾觀古紀載之書，多有妄造以誑後世者。不可殫述。即如嫦娥奔月一事，歸藏、淮南子暨諸書多載之。皆謂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其妻嫦娥竊食之。飛入月宮，化為蟾蜍。此乃誕妄不經之說。又按上清紫文云：結？者，奔月之仙也。是則奔月者，既有嫦娥，又有結？。是以月為逋逃藪也。又按段成式西陽雜俎天咫篇，謂月中有桂樹。因仙人吳剛，學仙有過，謫令伐之。又或謂月中仙人為吳質。又有謂宋無忌，為謫月之仙。據此是又以月為監囚所矣。總之，月乃陰氣凝煉而成。虛影虛形，浮幻無定。有甚麼嫦娥，有甚麼仙人，有甚麼桂樹哉。」

梅映雪笑曰：「此說剝得明白快暢。吾又見述異記、歲時記、續齊諧記諸書，載著織女嫁牽牛一事。且謂織女機杼勤勞，容貌不整。帝憐之，嫁與河西牽牛。後竟荒淫廢織。帝怒責歸河東，使一年一會。故七夕渡河之事，沿傳至今。獨不思，牛女乃天之二星。非身非人，何以雲嫁。既嫁矣，又何荒淫廢事。責歸河東，下等於塵間浪女耶。噫，使牛女蒙此辱冤，牛女有知，能無遺憾。至淮南子，又謂烏鵲填橋，而渡織女。一發附會得可笑了。」李生曰：「織女牽牛之事，世俗男女，無不藉談。且有引入淫詞題詠者，褻辱天家，豈非文人罪孽。」

梅映雪曰：「吾又見漢武內傳，謂玉母獻仙桃七枚，帝啖而留核。王母曰：『此蟠桃也，三千年開花，三千年結實，三千年成熟。計九千年一次，非人間可種也。』因顧指東方朔曰：『此子不良，吾桃三熟，被此子三竊矣。』若然，則東方朔三九已有二萬七千歲了。其殆先天地而生耶？夫曰仙桃，已妄矣。曰偷仙桃，更妄矣。曰三偷仙桃，愈加妄矣。無理不經，一至於此。」

李生曰：「盡道神仙有靈，怎麼人偷仙桃，都不知道。」說訖，一齊大笑。

時二人談得酣暢，各不思眠。未幾雞唱黎明，東方既白。生乃離坐告退。出小門，過魚池。忽於朦朧中見一小鬟折花池上生就近問曰：「汝何人？」小鬟吃驚躲閃，徐徐答曰：「吾乃范夫人侍兒盧紫英也。」生曰：「怎麼恁早至此？」紫英答曰：「夫人喚我折花。」生曰：「既如此，汝只管折花，不必懼也。」紫英轉問曰：「我看郎君，似略面熟。豈非訓黃府二公子的李秀才麼？」生答曰：「然也。安得相識？」紫英曰：「吾曾在黃府竊見些。」生曰：「汝今年幾歲了？」紫英曰：「才十五歲。問我年紀做甚麼？」生曰：「我欲做個媒，代汝揀個阿郎兒，汝可願否？」紫英轉面頓足，含袖不語。生細看，不覺好笑。紫英曰：「吾方才過小姐紗窗外，聞房中有談笑聲，莫非郎君就在那裡？」生曰：「非也。」紫英曰：「明明見郎君從小門出，怎得不是。」生曰：「然，吾問小姐借碧玉簫耳。」紫英微笑搖頭曰：「咦，這裡事情，我也曉些了。」

紫英口即說，卻把眼角斜視李生。李生狂興未消，因笑問曰：「欲借汝一物，可肯應承否？」紫英曰：「為我所有者，無不應承。」生笑曰：「此物實爾所有的。」因指其裙帶之下曰：「就是要借這件東西。」紫英吓的一聲，且怯且羞，拂花而走。生趕近，一把兒扯抱住，推倒芳草叢中。強解羅裳，彩其新蕊。紫英體弱力細，招架不開。不覺裙帶紛披，微露櫻桃之口。李生徐徐進退，細細護持。而紫英已滴滴有聲，嬌啼宛轉，大有不勝其任者。生因前與映雪失了意望，至是泄其未泄之興，暢其未暢之情。不覺用力少強，紫英已支持不住，歎歎痛泣。及罷戰，紫英櫻桃破處，遺下無數腥紅。倦臥片時，方才起得。生低笑謂曰：「所借之物，今可好好奉還矣。多謝多謝。」紫英略整裙帶，含羞帶怒，抹淚而去。李生亦逾垣回去了。

紫英回至房中，范夫人問：「怎麼不折花回？」紫英低頭不應。夫人曰：「花又不折，問又不應。卻是為何？」紫英愈不能言，但背面羞怯而已。夫人見其髮髻散亂，衣帶不齊。知其中必有蹊蹺，心下甚疑。再三盤問。紫英愈覺滿面羞羞，抵塞支吾。夫人撿其下裳視之，則露濕霜沾。腥紅狼藉，形跡依稀可認。夫人厲聲曰：「汝這斗膽賤人，原來慣走此事。若不直說，死在須臾。」紫英猶不肯招。夫人愈怒，取梃杖欲杖之。紫英料瞞不得，乃跪稟曰：「婢子安敢有是心，特為黃府李秀才所迫耳。」

遂將李生與小姐房中談笑，今早從小門出來相遇池邊，被他如此如此，一直說出。夫人聽了，大怒曰：「哎呀，原來逆女，竟有此事。倘若風聲敗露，豈不辱我家門。」一時恨氣填胸，切齒不已。因囑紫英曰：「此事汝且謾些宣揚，吾自有個區處。於是夜夜提防，不拘五鼓三鼓，具潛至映雪窗隙外伺察。但只見映雪，或弄簫、或觀書、或刺繡，挑燈獨坐，卻無他人。夫人漸漸不疑。

因一夜，夫人命侍兒往映雪房中取針。侍兒回報曰：「小姐不在房中了。」夫人猛然想起，亟潛出小門，伺察園林。忽聞隔花有笑語聲。夫人偷近窺之，見映雪與李生，坐於木蘭花間，白石片上。比肩談笑。夫人怒，突出逐之。生大驚，奔出園林，逾牆回去。夫人叱映雪回房。指而責曰：「汝這賤人，素讀詩書，深嫻女誡。謂必知保身守禮，以敦內化之風。怎麼竟勾引匪人。夜半私諧，恣其調笑。今既敗露，何以自安。倘這些聲息傳揚，將必辱家門。羞聞閨，敗名辱節。一念之錯，貽累終身。其所關豈細故耶！」映雪跪訴曰：「保身守禮，兒非不知。因偶愛李郎學問淵涵，識見廣博，才全德備，冠冕一時。故特略內外之嫌，而敘朋友之誼。相識以後，形體俱忘。誠知有聲氣之交，而昧其鶯花之樂者也。至於西廂待月之事，實實無之。母親休要冤沒了。」夫人搖頭曰：「咦，花前月下，烈火乾柴，其能不燃否？」映雪曰：「母親何徒以常情誣人，孩兒此心，可對天日。」夫人叱曰：「天日那管此事。」於是拂袖回房，口口怨恨李秀才不已。因喝紫英曰：「汝可把出園門兒，關鎖堅牢。自後不論何人，不許出入。」即日擬成呈狀，親自控告縣官。映雪長跪，哭求夫人息怒，不聽。映雪知不可挽，回房擁被而臥。盡日痛哭，血淚俱鮮。

碧蓮泣謂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徒哭何為。不如出一良謀，與李郎相約，以圖異日之計。若徒啼啼哭哭，則今日哭過明日，今年哭過明年。傷有限之神，而處無濟之事。恐小姐終無了期也。」映雪長吁曰：「汝言甚是，但母親關防甚嚴，從何通個消息。」碧蓮曰：「房後短垣，架梯可逾。乞小姐囑咐小婢，決能達知，李郎斷不失望。」映雪曰：「恐母親覺之，奈何。」碧蓮曰：「倘得小姐事成，雖把我碧蓮鼎烹斧劈亦甘心矣。」映雪握手曰：「阿妹抱義衛忠，異日事成，誓不忘也。」於是滴淚和

墨，修書。囑咐碧蓮，且教小心仔細。並取下碧玉簫，托碧蓮贈生。碧蓮納書於襟，藏簫於袖。伺察而出，幸此時更闌月落，人聲寂然。遂放心取梯逾垣，穿過園裡，亦從槐花根攀枝倚乾跳過黃家。

潛至迎月堂，遙見一幅花窗，燈火明徹。碧蓮步近窗紙，拔金簪刺破窺之。見李生短歎長吁，對燈兀坐。碧蓮低聲曰：「郎君可憐呵。」生驚起曰：「汝何人？」蓮答曰：「小婢碧蓮也。奉小姐之命夜傳書，與君一訣。」生曰：「昨夜之事云何？」碧蓮歎曰：「夫人怨君入髓，今已控告入官。禍患臨身，將不遠矣。」生聽了，長吁數聲，泣下曰：「小生死不足惜，可惜小姐為生銜冤飲恨耳。」因索來書觀之，蓮將書與簫一並傳入。生拆書於燈下看曰：

薄命妾梅映雪，端肅再拜。奉書於尊婿君李兄席下。甫親芝宇，獲訂蘭交。講史談經，多聆教益。斯誠遭逢所至幸，而亦身世所遠期也。然道誼固堪以共證，心跡亦可以反觀。或嘲風月以怡情，或笑鶯花而遣興。要皆以志同氣合，化男女於朋友之間。此吾等疇昔存心，有可對天地鬼神，而罔生愧色者也。昨因與君月下論文，為家慈所覺。誣以奸慝，訟之於官。必欲致吾等於死地，而後快。嗚呼，千古有情人，往往百折千磨，遭厄於九死一生之數，不亦冤哉。妾聞忠臣為國而亡，貞女為夫而死。妾惟婉容曲意，以挽親心。幸而見從，則固吾等之福也。如其不然，何難以三尺紅綾，終報郎君於地下。今世不諧，期於來世。來世不諧，期於三世。三世不諧，期於百千萬世。生不結衾禍之好，死當成魂魄之緣。斷不願有始無終，貽吾等無窮之恨也。君其放心待之，伏願郎君努力加餐，千珍萬重。勿以妾故傷體，使妾憂上添憂也。外付玉簫一管，謹以奉君。此妾所珍玩之資，見玉簫不啻見妾矣。楮短情長，墨淚俱竭。惟郎君諒之！

生看畢，撫書涕泣。謂碧蓮曰：「肝腸俱裂，不能答矣。汝可代我上復小姐，說小生喉頭之一寸氣，心頭之一點血，盡屬小姐一人。此事不諧，吾不獨生矣。」碧蓮應諾，且曰：「郎君放心，千萬保重。小姐必有主見，決不致辜負終身也。」生歎曰：「身罹法網，生死難期。恐終相見於地下耳。」說訖，又撫碧玉簫而泣。碧蓮揮淚曰：「嫌疑之地，不可久留。妾告退了。」生曰：「小生有微物在此，謹奉小姐妝前。伏乞垂收，以為異日相見之券。」遂取出一沉香扇，交付碧蓮。蓮接過，叮嚀而出。依舊路潛回，將李生語言告知映雪。並以所贈沉香扇呈進。映雪展扇對燈觀之，不覺愁鎖雙蛾，香淚紛下。含愁抱恨，至曉不眠。因勉強臨箋，題數詞以寫怨。

人如月，圓還缺。春風吹散成離別。倚簾櫳，盼牆東。海誓山盟，往事皆空。忡忡。心如鐵，堅還結。慙慙不見檀郎訣。抱孤衷，對花叢。血淚偷彈，著葉成紅。濃濃。——調寄《惜分釵》

林下鶉啼，花間鳥奏。聲聲訴得愁眉皺。傷春無計奈春何，愁容暗比梅花瘦。夢逐清宵，魂離白晝。淚痕滴落鞋兒透。柔腸寸斷情誰憐，鴛鴦空對無心繡。——調寄《踏莎行》

綠紗窗外聽鳴鳩，聲入心頭，怨動心頭。玉簫聲斷鳳凰樓，朝也含愁，暮也含愁。花牆相隔抵三洲，碧淚交流，素涕交流。為誰憔悴為誰憂，情係千秋，恨結千秋。——調寄《一剪梅》

越數日，范夫人又擬抵官復呈。映雪泣跪懇求曰：「母親冰鑒為心，何不察察若此。兒等因一時錯愛，偶與論文，實無半點私心。何遽速我訟獄，乞母親開些生路。」言未畢，夫人怒曰：「汝等不知幾番來往，怎說偶與論文。既要論文，亦盡有女流之輩，怎又與男子私談呢。若不執法，決不干休。」映雪哭曰：「母親真欲成訟，兒請就死娘前。寧受不孝之名，勿蒙不節之辱。」

夫人曰：「吾訟即訟，只欲速那李畜生於死也。決不累及吾兒。」映雪曰：「李郎若死，兒豈獨生。乞母親憐兒一點苦心，俾與李郎偕老，庶可無事。」夫人曰：「世上盡多富貴子弟，何必要此孟浪畜生。這畜生不死，吾決不休也。」映雪散發滴血以諫，夫人堅意不從。

其時吳江縣知縣，乃湖廣長沙府人，姓董名隆。雖由科舉出身，卻甚貪酷不軌。前次范夫人所訟李生之狀，尚存而未發。至是夫人，復具一呈。並具白金二百兩，私納之。乞其速行法紀。董隆大悅，隨即出票，拘拿李生。李生大驚，黃翁聞知此事，亦出迎月堂，細問緣故。李生把與梅映雪知遇之事，備細訴知。且言並無半點私心，並無一著淫事，惟天可表。黃翁曰：「文人聲應氣求，何礙於理。只管就案聽審，料縣主必有原情。」生乃收貯文具並書，惟帶些筆墨，並碧玉簫雅扇等物，隨衙差直抵縣治寓下。衙差稟復董隆，時范夫人亦至堂外候問。

董隆即刻坐堂審究。先判梅映雪乃閨閣女流，既係強姦，准許免究。然後傳取李生造堂，喝令跪下，叱曰：「斗膽狂生，怎麼三更五鼓，潛入梅家。強迫侍兒，姦淫處女，該當何罪？」生辯曰：「小生安敢擅入人家，強姦處女。偶因春日尋玩花柳，散步林中。獲遇侍兒紫英，繼遇閨女映雪。問起裡居姓氏，功名事業。不覺接語片時，已為范夫人所覺。誣以奸罪，並無一句淫語，一點私心。實事實情，乞明公原諒。」夫人入稟曰：「明鏡之下，豈容魑魅模糊。此人潛入園林，豈伊一次。今春乘空肆惡，先奸映雪，次迫紫英。罪惡貫盈，莫此為甚。乞台父速行國法，以敦風化，以肅綱常。」生亦委婉供辯。董隆怒曰：「汝讀十餘年書，止會解孟子逾東家牆，而摟其處子二句。法網具在，斷不容情。」因喝堂差將李生打五十掌板。李生忿甚，指其掌曰：「今世若不能報此五十之仇者，誓不為人。」董隆怒曰：「我便打足爾一百數，看爾怎樣報我？」因喝堂差再打五十掌板。李生厲色曰：「再打不妨，異日決當按利加倍。」董隆大怒，喝令將他係入監囚，按法坐罪。一面錄實案跡，移文上府，參革李生前程。黃翁聞之，乃與邑諸縉紳，凡平素推慕李生，並與生交好者，咸來聯呈保結。董隆受了范夫人銀子，只不允從。

時范夫人回家，將李生遭刑之事，告知映雪，欲絕其念。映雪聞及，登時恨氣填胸，跌倒幾下。夫人急忙抱起，叫聲我兒。映雪已面青體寒，聲氣俱絕。夫人大哭曰：「這冤家害煞我也。」急取薑湯救之。撫摩片時，手足愈冷。一時家人號哭，夫人抱映雪安置牀上，以被蒙之。即令侍兒們製造衣裳，準備殮葬。夫人倚牀慟哭，聲聲怨恨李生。碧蓮哭跪牀前，又聲聲怨上夫人身上。碧蓮哭得悲切，呼號曰：「小姐呵，爾的夙願未消，怎麼撇卻李郎去也。爾教李郎怎樣結局嚇。」正哭間，漸聞牀上喘喘有聲。急啟帳披衾視之，則映雪手足漸溫，星眸微轉。碧蓮連叫：「小姐，小姐。」映雪已轉側呻吟。微歎曰：「郎嚇。」

夫人回悲作喜，以藥投之。玉體漸和，聲色漸漸如故。乃徐起憑牀而坐。長吁曰：「千古薄命佳人，當不似我之甚也。」夫人托好言以安慰之。映雪曰：「李郎乃當世文人，才德粹美，為世所重。即偶與兒相遇，亦止在斯文面上，結為朋友之交。原未嘗少涉他意，母親就不該如此陷害了。況孩兒乃女流瑾瑜，李郎乃男子珪璋。平昔明禮守身，安肯為敗名辱節之舉。雖知己之後，山盟海誓，難必其無。要皆為敗名辱節之舉。雖知己之後，山盟海誓，難必其無。要皆為二姓姻緣，圖彼此終身計也。」夫人曰：「李素雲寒賤之儒，上無父母可依，下無手足可靠。徒具嶙峋傲骨，放浪於江湖木石之間。吾兒若許終身，異日茹苦含辛，得毋遺恨。」映雪曰：「此人非久居人下者，得慰此願，死有餘香，何恨之有。」夫人帶怒曰：「此不足為吾門婿，汝休得多言。況他今日戮辱交加，生死未卜。何必念他做甚，怕沒有甚的高門子弟，與汝作對哩。」映雪歎曰：「生則俱生，死則俱死，更何所念哉。」夫人不悅而出，暗想曰：「他如此固執，待我在近日尋個主顧，嫁他出門，他就沒奈何了。」時梅映雪見夫人不肯回心，十分憂悶。晝夜臥泣，茶飯不沾唇者數日。

一日有家童乙生，掃塵窗外。映雪喚入門曰：「吾欲令汝進城，探探李郎消息。汝肯去否？」乙生曰：「小姐使令，安敢不從。」映雪曰：「但莫令母親知道。」乙生曰：「這個曉得。」映雪遂出一封書付之，教他安慰李生，順時聽天，切勿憂傷致病。囑訖，且曰：「速去速回，恐露風息。」乙生應諾，納書而去。取路入城，訪至李生獄下。啟知李生，具道小姐囑咐之意。李生曰：「多感小姐盛情，可代我多多拜謝。但未知小姐別來無恙否？」乙生曰：「小姐聞君下獄之後，登時氣絕，逾時方蘇。自是連日啼眠，不思茶飯。」李生聽得寸心如割，雙淚紛然。乙生曰：「小姐有言，乞郎君安命聽天，切勿憂傷致病。」因將封書呈進，李生接過，揮淚展看。乃封著七律三首云：

相思頻上望夫台，陣陣愁雲撥不開，
路遠但教青鳥探，花深無復粉郎回。

夢猶未覺腸先斷，淚自揮乾血又來，
寄語多情離恨客，香閨人已瘦如梅。

其二云：

泣素啼紅入麥秋，依微薄命等蜉蝣，
空期黃雀能生羽，未卜青蠅報釋囚。
荳蔻不消千古恨，籠蔥難解十分憂，
誰能為決天河水，一洗煩冤與業愁。

其三云：

五更樓外急啼鶉，訴出情人十倍冤，
燕國驚飛霜六月，齊庭恨隔雨三年。
愁山不見巨靈擘，苦海難教精衛填，
安得借來雙鳳翼，與郎飛上九重天。

生長吁曰：「感小姐堅志深情，死且不朽。但小生心腹碎裂，和不成韻，將奈之何。」因亦勉強臨箋，掃成三律，付乙生帶回。且囑曰：「望小姐千萬珍重，努力加餐。得小姐玉體安和，便是萬幸。小生在此自會消遣，不足憂也。」乙生接詩應諾，作速回家。時已日晚，潛入映雪房中。以李生詩進呈，具道生之情意。映雪曰：「李郎平安否？」乙生曰：「安。」映雪乃展詩看云：

形神寂寂室冥冥，泣血啼紅鬼亦驚。
盡道慈航超苦海，那將慧劍破煩城。
愁魂亂結月猶黯，恨氣頻冲天欲傾，
最是五更腸斷處，淒風微送杜鵑聲。

其二云：

幾望鸞台恨未央，相思天海共茫茫，
離魂亂逐梅花落，別緒爭隨柳線長。
寒雁叫回千里夢，曉鴉啼斷九迴腸，
難將萬點相思淚，彈向卿卿玉枕旁。

其三云：

思卿一日抵三秋，百尺竿挑萬斛愁，
別淚夜和寒雨落，孤心時與亂雲浮。
千年青塚猶遺恨，十死黃墟不轉頭，
何日天公隨夙願，簫笙吹徹鳳凰樓。

映雪讀至千年青塚猶遺恨，十死黃墟不轉頭二句。不覺芳心如割，珠淚泫然。乙生曰：「李郎囑小姐千萬珍重，努力加餐。得小姐玉體安和，便為萬幸。勿憂傷致病也。」映雪收淚曰：「李郎與吾孰瘦？」乙生曰：「小姐似更瘦些，若李郎則善自排解。」映雪銜之，自是勉強進膳。一日李生在獄，寄一書於梅之魁。之魁映雪之弟也，年甫十二，未暗事宜。至是接得李生書，拆開視之。內更封有一層封皮，上寫啟上梅小姐學庵親拆九個字。之魁乃轉交映雪房中，映雪展書看之。書意皆言苦志堅心，生死不改之故。不必多錄。後又有古風一篇，以表其心。其歌曰：

東邊一座重重山，高出煙雲縹緲間。幾度秦人鞭不去，長留傲骨在人寰。西邊一帶茫茫海，萬頃琉璃耀清彩，撼地涵天大且深，不分今古常漼漼。山兮可拔，海可遷。愚公移兮，精衛填。有時泰山成礪石，有時滄海變桑田。古來獨有同心結，如彼天邊一輪月。幾曾巨斧劈不開，幾曾猛火燒不滅。卿不見，望夫山上，望夫妻。石作心腸，雲作梯。獨立儂儂，長北望，不知紅日幾東西。又不見，白雲山下明妃墓，青草纖纖一抔土。當年半點離恨心，留得千秋與萬古。吁嗟今日個中情。鐵石人兮鐵石盟。烈烈轟轟生死外，說來鬼泣也神驚。我心堅如鋼，不可圓兮不可方。天地為爐曾煉就，任教磨折與陶煬。我心堅如玉，不可屈兮不可曲。貞剛之性本天成，寧計存亡與榮辱。吁嗟卿兮，復卿兮。拳拳致訣兩相知，山高海闊有時盡，此心終古無絕期。

映雪覽畢，歎謂碧蓮曰：「李郎恐吾心變也。吾頭可斷，身可殺，骨可粉。此心又豈可變哉。」因制歌四闕，亦托梅之魁之名，寄往李生親拆。其歌曰：

君即妾兮，妾即君。同一心兮，合一身。刀不可解兮，斧不可分。如彼鴛鴦兮，生死相親。如彼松柏兮，經雪彌新。如彼明月兮，千古一輪。繫相知兮，有素。恨相見兮，無因。

其二云：

妾思君兮，憂復憂。君思妾兮，愁復愁。魂欲斷兮，腸復斷。淚已流兮，血更流。夜靜兮風叫，月慘兮天幽。室暗兮鬼亂，人哭兮鬼謳。命懸懸兮欲絕，心耿耿兮長留。

其三云：

鳥飛兮高天，魚伏兮深淵。鳥兮魚兮何得所，君兮妾兮何無緣。既傷離兮飲恨，更蒙難兮含冤。氣欲焚兮禱廟，淚滴斷兮琴弦。與其相離於人世，孰若相見於黃泉。

其四云：

父母兮何在，天地兮何辜。胡使我兮此極，寄殘喘兮黃墟。日號泣兮夜狂呼，天可倒兮海可枯。頭可斷兮身可屠，惟此堅心與苦志兮，亙千古而自如。

時李生與映雪，多有音信往來。夫人覺之，改婚愈急。適邑中有楊富翁者，蓄積豐厚，銅臭迫人。其子楊清，前娶琴川陸氏之女為妻，數年而卒。至是聞梅映雪才色冠世，遣媒求之。媒人抵梅家，具稱楊富翁求婚之意，並豔稱楊氏富貴過人。范夫人甚羨之，即日許成。訂以八月初二日行聘。映雪微喻其事，詢於夫人。夫人否之，隱而不說。映雪轉私叩紫英，紫英曾受夫人吩咐，初不肯言。因映雪強之，始具實告。且曰：「夫人訂今八月初二日行聘，十二日成婚。佳期甚急，小姐也須打點了。」映雪暗地吃驚，強應曰然。於是走回房中，臥牀哭泣。謂碧蓮曰：「此事如之奈何？」碧蓮亦束手無策，但掩泣而已。映雪哭曰：「勢已不可挽回，到不如死於乾淨。以俟李郎於地下耳。」

比至初二日，楊家已盛行聘禮，金銀滿案，珠璧盈堂。范夫人十分欣喜，一一收訖。映雪聞而號哭，幾欲捐生。夫人曲慰之，且言：「楊姓乃富貴人家。好吾兒一生享福，不必憂也。」映雪抹淚曰：「此係父母之命，孩兒敢不允從。但兒倦欲眠，願請暫退。」夫人乃退出，映雪乃取出綠繩數尺，將欲自盡。碧蓮跪哭曰：「小姐欲死，是亦速李郎於死也。小姐雖不自愛，亦何不愛李郎乎。」映雪頓足長歎曰：「吾不念李郎，已不留至今日矣。」遂擲繩上牀而臥。

看看至八月十一日，映雪哭得淚盡血枯。顧碧蓮曰：「明日便是婚期，不死何俟。若遲至明日，恐欲死而不可得矣。」碧蓮曰：「李郎尚存，何必遽死。不如開門夜遁，避過婚期，再作計議罷。」映雪猛想曰：「然。吾有母姨，家住昭文縣。離不甚遠，不過一二日，可抵其家。不如逃避到彼，從容計議。」二人商量已定。比至晚，秋月明輝，直透窗案。映雪謂碧蓮曰：「如今吾等孤身遠行，蹈危履險。當向月姊，禱個願。乞月姊靈光，保護一路平安何如？」碧蓮曰：「然也。」映雪遂立撰祝文，命

碧蓮大開紗窗，設一案於窗下。焚香燃燭，茶果雜陳。映雪沐浴更衣，肅容就位，斂衽再拜。碧蓮在旁，酌酒添茶。映雪拜畢，手捧祝文，對月讀之。咽咽嗚嗚，聲淚俱下。其文曰：

惟正德五年，八月十一夜戌時。愁城閨女梅映雪，謹焚九真龍麝之香。致禱於九天月府虛上夫人之前。言曰：伏聞潘楊佳偶，出古今罕有之奇。盧李良緣，結宇宙無雙之妙。一時之遇合，實人生大欲存焉。二姓之婚姻，皆天意生成乃爾。今有書生李素雲，處女梅映雪。志同道合，色稱才當。去歲三秋，曾訂難談之雅會。今年二月，更期燕婉之芳盟。丹心可對於青天，素行無慚於白日。胡乃蘭言未踐，萱意先違。列鼎操刀，旋速飛霜之獄。分釵破鏡，更銜不雨之冤。生機直等於蜉蝣，魄化幾成於蛺蝶。命而若此，傷也何如。茲復怒卻佳盟，別招怨偶。效重婚於孔園，期遠嫁於王嬙。不憐鬱李堪思，竟謂枯楊無咎。奔奔鶉而疆疆，原非琴瑟長調。即即鳳而足足，安忍琵琶重抱。乃雁幣既行於昔日，魚軒欲迓於來朝。情傷黃鳥之興歌，計出紅綃之夜遁。嗚呼，逾垣而避，豈徒檀板之驚。破壁而飛，期守柏舟之節。伏願靈光永照，保天長地闊而一路平安。並祈惠澤長施，俾海誓山盟，而三生成就。統希靈鑒，具罄微忱，謹禱。

讀畢，忽月裡一股毫光，直透窗案，若有感之者。時正夜半，映雪遂與碧蓮收貯器用，將李生所贈沉香扇藏於襟間，逾牆而逃。一家之人，絕無知者。此時月明如畫，取路疾行。未幾林鳥互鳴，東方既白。黃人捧日，青女飛霜。映雪體弱衣寒，不勝其苦。但付之長歎而已。走至亭午，映雪腹飢。碧蓮出蒸餛飩進之，飲河以咽。須臾，路經一山。木石崎嶇，樹林沉寂。映雪心力交瘁，遂尋樹下坐之。

忽望見一群無賴輩，從山口爭奔入山。齊叫曰：「我親看見走入此山了，我們快些找尋。」映雪大驚失色曰：「追人至矣，如之奈何。」碧蓮指曰：「可落此澗躲避罷。」遂一齊攀藤傍石，落至澗中。潛入石廠深處躲住。外面蘆葦叢雜，最可藏身。只聽那群無賴喝喊上山，到處找尋。遍山喧鬧，咸相謂曰：「明明眼看走入此山，怎麼卻尋不見。」須臾，人聲漸漸稀散。碧蓮潛出望之，那群無賴不知何處去了。遂扶映雪上澗，探路而逃。

比至日色當中，穿出口口。忽又望見那群無賴，對面而來。映雪等吃了一驚，急上一石壁背後伏住。俄而那群無賴，咸息於石壁之下。個個有歡喜聲，只聽一人笑曰：「一日尋爾不見，如今爾還走得麼？」又有一人說曰：「可送他到縣官處，當有銀子重賞。」有的說曰：「這等好物，平生罕見。正好留吾輩受用，何必送他到官。」有的笑曰：「此話不錯，我等今日到要嚐嚐新味。」又有一人厲聲曰：「快拿刀來，待我殺了他罷。」須臾聞屑屑有磨刀聲。駭得映雪魄散魂飛，心膽俱裂。但聞無賴等說話含糊糊糊，如此半晌，竟自散去。映雪乃與碧蓮窺探下來，至石壁下。見地上毛血狼藉，剩有幾枚鹿蹄。方知前次尋入山及此番言送言殺者，乃此鹿也。二人相顧，不覺破涕而笑。於是取路再走。

趨至晚，體困不堪。遙見路旁密樹間，隱有一所茅屋。二人就尋徑行近，見有一老嫗、老丈，夫婦兩個兒炊飯其中。映雪進入蓬門，問其姓氏？那老丈徐徐抬起駝腰，把映雪上下望了一望。答曰：「老漢姓林名章，炊飯者吾拙荊也。還請娘子高姓貴居，因何至此？」映雪答曰：「奴家姓海名映雪，這個名紫荷，乃吾妹也。因欲往昭文縣母姨家，至此日暮，願借一宿。」那林章夫婦歡喜應承。遂治野蔬粗飯進上。映雪與碧蓮勉強食了一頓。這晚，土枕茅席，寢不成眠。次早起來，用過早膳，匆匆就道。映雪出銀子壹兩賞之，林章夫婦固辭方受。林章曰：「此是吳江昭文之界了，娘子等恐不識路徑，待老拙相送一程。」映雪許之。行至日午，映雪曰：「安敢多煩，老丈請回去了。」林章叮嚀珍重，方才回頭。

映雪等自管趕路，行至日暮，竟誤至山水不分之處，不知是甚麼地方。四望看時，卻無些人跡人居。但一片煙山煙水而已。二人面面相顧，十分憂悶。卻無一處安身，遂倚一樹根坐之。月色中，映雪因走路困倦，不覺淹淹睡去。忽然心神恍惚，夢見一人披髮跣足，流淚滿面，向前而泣曰：「吾乃李郎也。今已遇害，不復與小姐相見矣。」映雪大叫一聲，忽然驚覺。心知李生已死，放聲大哭。碧蓮急忙抱住，問小姐何故驚啼？映雪將夢狀訴來。碧蓮曰：「此因小姐憂思所致，不必慮也。」映雪哭曰：「此必李郎遇害，魂魄相尋，以至此耳。李郎既殉情取死，吾安忍負情偷生。願得相從於地下可也。」遂挺身來至江邊，作投河計。呼天大哭，歌曰：

呼天闔兮，叩地垠。胡不應兮，胡不聞。胡為使我兮，生此不辰。既慳其分兮，更陷其身。為薤之露兮，為海之塵。含冤飲恨兮，千古難伸。吁嗟乎，吾願致訣於後世兮，忽輕易誤作情人。

天柱折兮，地維缺。倒山河兮，毀日月。江而淚兮，海而血。恨不消兮，冤不雪。魂不散兮，魄不滅。生雖異室兮，死期同穴。

歌訖。謂碧蓮曰：「吾自取敗亡，為情而死，誠不足惜。但吾死之後，汝可適嫁良家，勿以我為念。我今隨李郎去也。碧蓮亦哭曰：「婢子久蒙小姐惠愛，親逾骨肉。今日遇變，何忍獨生。願得隨小姐去也。」映雪曰：「吾自為李郎死，豈可累及吾妹。」碧蓮曰：「小姐為李郎死，婢子又為小姐死，得其所哉。」映雪曰：「吾妹貞烈忠義，千古一人。吾第一願與李郎結百世夫妻。第二願與吾妹結百世姊妹。」於是相抱痛哭一回，復望東拜別了父母。然後解下繡帶，各係一手，相連一躍，遂投於江。嗚呼，千古有情人，往往百折千磨，為情致死。就如尾生抱柱，飛煙懸樑。縱因當日一種深情，結不可解。遂至亡身喪命，而有所甘心。豈不痛哉！豈不惜哉！

是時秋月明輝，水光似鏡。因此清宵月夜，感動了一個宦官。係盛京奉天府人，姓楚諱珩字國珍。以進士出身，授蘇郡昭文縣尹，適欲抵縣赴任，宿舟於江。愛此良宵，獨立玩月。忽於清風度處，聞下流微有哭聲。亟呼舟子放舟探之，見一物逐浪隨波，浮沉水際。楚公令以篙撈近，挈上船頭，乃是兩個女兒。兩相係連，手足猶動，但不能語耳。楚公甚為詫異，急令更衣，以薑湯熨了一回。然後捧入被窩，以被蒙住。少頃，漸而蘇矣。楚公復以人參附桂湯灌之，未及片時，神氣平復。

二人披衾而起，驚相謂曰：「吾等已投江中，怎麼卻又在此，鬼耶夢耶？」楚公大喜笑曰：「二位娘子休疑，汝等投江被吾看見，故救上船來也。」映雪等神色稍定，因把楚公上下一望。見其人約五十餘歲，氣宇卻甚軒昂。因問曰：「公公何人，怎得遽蒙相救。」楚公具姓名籍貫以告。並指在座一美婦曰：「此吾賤內江夫人也。」又指身旁一小娘曰：「此係女兒楚玉香也。因去歲幸捷南宮，因賜署理昭文縣事。今欲抵任，宿於舟中。偶聞二娘子，號哭投江，故相救耳。」映雪與碧蓮隨即離牀，再拜稱謝。楚公與夫人，見映雪生得如此：解語似玉生香；秀雅風流，宛如仙子。心中好生憐惜，遂命坐夫人之旁。細問其姓氏裡居，卻因何事投水？

映雪不覺刺痛心頭，潛然淚下。長吁答曰：「奴家乃本郡吳江縣望江村人。係故運使梅含英之女名映雪。這個乃侍兒碧蓮也。偶因去歲秋間，吹簫月下。為蘇郡秀才李素雲所覺，逾垣相訪，會面花間。相與論文，甚相契合。於是略男女之位，而訂文學之交。雖幾度往來，無非以朋友交迎。未嘗一涉乎私念，此疇昔心跡，真可對天地日月鬼神而無愧者也。今春二月，始傾情愛，共訂駕盟。實為圖百載之良緣，亦未涉一絲之浪事。後為家慈所覺，誣以奸惡。訟郎於官，既毒以刑，更速以獄。致吾等於屢生屢死而不之憐。猶復抹卻前盟，另招怨偶。訂今十二日，許嫁同邑楊家。奴想寧可抱信而終，安可失信而辱。迫得逾牆夜遁，欲往昭文。托母姨之家，而圖李郎之計。此定志也。無何奔走二日，誤至於斯。欲去不能，欲回不得。依息樹下，以待天明。忽夢見李郎散發流淚，向前哭曰：『吾已遇害，不得復見矣。』奴忽驚覺，知李郎必死獄中。是以抱義殉情，委身投水，以從李郎於地下也。嗚呼！從古薄命佳人，有如我映雪者乎。」說訖，聲色淒然。伏於江夫人膝上，歔歔而泣。

楚公與夫人聽得心痛，無不淚冷。楚公歎曰：「古來有情人，累皆為情致死。真可恨、可痛、可惜之事。但娘子夢中所見，不過憂思鬱結而然。何必遽自捐生。吾欲攜娘子等，偕至昭文。著人往吳江密探消息，倘李郎尚在，吾當力為排解。俾得二姓團圓，不知以為何如？」映雪向公深深下拜曰：「倘公肯竭力救援，使奴等破鏡復合，真所謂再生之德，萬世難忘者也。乞受一拜。」

公令玉香小姐徐徐扶起。映雪曰：「奴此身父母生之，今夜既死，而公與夫人又生之。是公與夫人，實後半世之父母也。奴願

得以父母事之，以稍報再造之恩。」公與夫人大喜應允。映雪遂拜楚公為義父，拜江夫人為義母，拜玉香小姐為義妹。十分親熱，恩義兼深。

楚公恐映雪與碧蓮腹飢，令治精饈。教夫人與玉香相陪勸箸。映雪等頗覺心放，勉強嘗之。碧蓮忽停箸曰：「小姐的沉香扇何在？」映雪恍然猛省，頓足歎曰：「怎麼最要緊的物，竟忘卻了。」楚公曰：「阿女休慌，吾從濕衣上解落，已令人烘乾了。」遂喚侍兒取來，進交映雪。映雪仍納襟間。江夫人曰：「沉香扇不過多值銀子，又有甚麼要緊。」映雪曰：「此扇乃李郎所贈，以為異日表見者也。惡可失之。」是夜坐至五更，各不就枕。次早開船登岸，行至日昃已抵昭文縣城。楚公受印視事，公務既畢。越數日，楚公密托一人往吳江探聽李生存亡。使者去二日，回報說：「吾窺見那李秀才在獄中，飲酒吹簫，卻是無恙。」楚公將此言告知映雪，映雪方覺安心。謂碧蓮曰：「阿妹謂吾夢為憂思所致，信乎不差也。」映雪自是安閒無事，日與玉香小姐揣摩文墨，甚相投機。然其懷念李生，未嘗少釋。多有寄諸楮墨者，約錄數詞於左。

寂寥芳草閉閒門，日照茅軒，月照茅軒，何堪求侶鳥能言。獨坐幽園，獨步幽園，時時悵望杏花村。車又難奔，馬又難奔，淚珠痕上更添痕。朝也消魂，暮也消魂。——右調《一剪梅》

晝長倦擁寒衾睡，妝鏡羞相對。話兒獨說，夢兒孤想，影兒空愛。枕邊濕遍胭脂淚，盡日渾如醉。眉兒暗鎖，賜兒半斷，心兒偷碎。——右調《賀聖朝》

山桂月，水浮煙。一帶長江萬里天。東去伯勞西去燕，營巢伏卵是何年？——右調《搗練子》

時映雪在楚公任所，深憂李生之囚未釋，彼此之事未諧，或五日或七日，俱往城內觀音庵焚香祝願。適值次年正月初旬，正與碧蓮往觀音庵燒香。途遇一老人，吹一碧玉簫，乞食於人家門外。映雪從轎窗細認其人，宛似昔日逃奔時，住茅廬的那個林章。其碧玉簫，又似當日所贈李生的。心中驚疑不止。回至後堂，將此疑案稟知楚公。楚公遂命衙役，拘那吹簫老人，入至後堂。直至映雪寓所之外，映雪出問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那老人答曰：「吾乃林章也。」映雪曰：「老丈可認得我否？」林章把眼抹了抹，把映雪望了一望。猛想曰：「小姐莫非昔日借宿草廬的海映雲麼？」映雪曰：「然也。隔別未幾，怎麼老丈流落如此。」林章歎聲曰：「小姐那裡知道，自小姐去後，不半月，我草廬忽被火災。夫婦兩口，無處安身。是以雲遊乞食，以至於此耳。」

映雪為之歎惜。乃復問曰：「此碧玉簫係我失落之物，老丈從何處得來。」林章曰：「既係小姐失落之物，定當奉還。」遂將碧玉簫遞上，映雪接過。仍問其何處得之？林章曰：「去歲冬日，吾乞食於吳江縣中。途遇一死屍，臥荒草中，委此玉簫於側。吾經過偶見，拾而洗之。吾少時曾學習吹簫，吹此行乞，頗獲賞賜。」映雪暗驚問曰：「那死屍是老的，是少的？」林章曰：「約是十八九歲。」映雪更驚問曰：「其人面字是何樣子？」林章曰：「一個死屍，面青身黑，誰又仔細看他，甚麼樣子。」映雪驚憂良久。又問曰：「老媽媽可曾偕來。」林章曰：「拙荆亦在市中行乞，夜則同宿社壇內。」映雪甚憫之，取出銀子二兩，賞林章曰：「老丈可領此微銀，少供饕餮。待吾回吳江，那時別有資給。」林章推卻一會方受，拜謝出來。映雪轉回房中，深思林章之言，料知委屍於路者，必李生也。於是臥牀啼哭不已。

楚公聞而慰之曰：「不知玉簫是如何失落？未必死的便是李郎。吾今又調署吳江，即日定當赴任。倘若到彼，便可知個的確了。」映雪聞楚公調署吳江，且憂且喜。至中浣，楚公遂攜江夫人、玉香、映雪、碧蓮等，遷任吳江。既抵衙，映雪遣人密探獄中始知李生尚在。其時李生風聞，范夫人將映雪改嫁楊家，心甚悲恨，欲要入訴。又想董隆受了范夫人銀子，必不准從。只得忍痛在心。至是聞董隆調任金山，署吳江事者乃楚公也。於是乘楚公視事，入狀訴之。公覽其狀曰：

吳縣邑庠生李素雲訴：為嫁禍誣奸欺貧嫁富事。伏聞詩詠關雎，曾致悠悠於淑女。曲彈歸鳳，亦深雅意於佳人。蓋愛才者，先聖所同。好色者，前賢未免。緬小子蓬茅賤士，樗櫟微才。空埋南牖之頭，未坦東牀之腹。惟課功於黃卷，詎馳務於紅樓。乙卯三春，負青箱而抵凌雲之館。丙辰七月，設絳帳而登迎月之堂。居西席於黃家，接東牆於梅府。時當八月，節屆中秋。有意乘涼，留心卜夜。清風度處送來一片簫聲。明月移時，轉過半牆花影。於是循東壁過西鄰。游南園，繞北徑，行一步木綿火照。望四方，楊柳煙迷。黃開並蒂之蘭，香風十里。綠茂連枝之樹，翠影雙流。蛺蝶穿花對對，似英台故魄。鴛鴦戲水雙雙，如趙嶺靈魂。魚得水以歡情，燕棲巢而共語。嚶嚶宿鳥，清吹弄玉之簫。嘒嘒寒蟬，閒奏綠珠之笛。覽物起興，未免有情。對景生愁，不為無意。無何木蘭影下，新菊叢邊，雖非蓬島之奇，忽有桃源之遇。接見時，各通姓氏。彼曰姓梅名映雪。此曰姓李名素雲。談論處，無非古今。彼稱晉字漢文章，此稱杜詩屈詞賦。氣求聲應，類聚群歸。遂忘內外之嫌，共結斯文之會。芝蘭其性，何曾折杞而折桑。松柏為心，詎肯投桃而投李。寸念無慚於今古，一言可對乎天人。去歲三冬，屢蒙T顧。今年二月，始約蘭盟。惟期百世之好逑，尚未一朝之苟合。吟風弄月，情則有之。撥雨撩雲，事實無也。詎意未成佳偶，先獲奇冤。私訂私盟，為父母所發。公事公辦，受官府之刑。象有齒而焚其身。鼠無牙而速我獄。事似大而尚小，法乃重而匪輕。梅氏母，莫察情由，強使棄貧而嫁富。楊家郎，不分先後，公然倚勢以圖婚。嗚呼！李素雲一芥微軀，固難附蘭閨之淑女。梅映雪千金貴體，豈甘隨草野之狂童。胡乃貪魚目之珠，竟致削卞和之璧。山盟海誓，翻成兩地之冤。月意風情，結下一天之恨。具陳顛末，謹聽鈞裁。伏乞仁台鑒察是非，明分曲直。感大人無偏而無黨，俾小子成始而成終。生願銜環，死當結草。所供是實。

楚公覽狀畢，召李生入，略問幾句。見李生亭亭玉立，偉然冠世丈夫。暗想這等秀士佳人，怪不得其鍾情鍾愛如此。因謂之曰：「依汝所訴，情猶可原。汝只管放心，本縣自為判斷。」遂釋生之囚，館於寅賓廳。適是時楊富翁與其子楊清，又入呈告范夫人以婢代女之事。怎麼以婢代女。原因范夫人受了楊家重聘，訂以去年八月十二日迎婚。至期，那楊家揮鑼打鼓而來。卻不知梅映雪已夜逃了。范夫人十分著急，強令盧紫英代映雪嫁之。既歸楊家，妝奩甚盛。又因紫英面貌白皙，倒也有七分人材，所以楊家信之，以為真映雪也。比至正月初旬，祭享祖廟。楊清是個絕不曉文墨的，於是托新人撰一祭章。紫英屢謝不能，因強求多番，紫英始拈筆塗抹。想了半日，仍只得維正德六年孟春月，八個字。楊清深疑曰：「吾聞梅小姐才調無雙，怎麼卻也同我一樣。」後有知者告曰：「汝娶的乃范夫人侍兒盧紫英。那梅小姐因與李秀才有約，臨期已夜逃了。」楊清聽得，訴知楊富翁。楊翁大怒，罵說范夫人無賴，汝女兒既不願嫁便罷，怎麼以侍婢欺人。遂具呈訴於楚公。

楚公既覽了李生訴狀，又接了楊翁訴呈。隨即差取范夫人到公堂審判。楚公責范夫人一女二婚之事。范夫人曰：「吾明明以女兒映雪嫁了楊家，怎說一女二婚？」楚公曰：「既許李素雲，復許楊清，這非二婚麼？」夫人曰：「李素雲乃私奸私約，以前現告有案。乞父台詳察。」楚公曰：「這是他們在斯文分上，一時聲氣相投，原非私奸私約。就是私奸私約，為親的亦須將計就計。成就他好好姻緣，何必自露風聲。別生禍隙，致結三家仇怨。況既復許楊家，又復不嫁楊家，還欲待嫁何人耶？」范夫人曰：「去年八月，早已於歸楊家，何曾不嫁。」楊富翁稟曰：「去歲那梅映雪，未期而逃。他家卻以侍婢盧紫英代之。所娶的，委係盧紫英，非梅映雪也。倘或太父不信，乞請令識者驗來。若非盧紫英，甘受面欺之罪。」范夫人語塞。楚公曰：「彼又不從，此又不嫁。遂致自家兒女，也不知生死何方。」婦人誤事，一至於此。但梅映雪既願歸李，不肯從楊。今可速訪他回，消此夙願。至於汝兩家之事，梅既受楊之重聘，楊亦獲梅之盛奩。楊清紫英等，也算成一段姻緣，不必別起禍端了。遂執筆判曰：

蓋聞藍橋密約，天開二妙之緣。紅葉私題，人羨雙成之偶。一時之遇合，即千秋快樂佳談。兩美之婚姻，為百世風流話本。男才女貌，物固難逢。海誓山盟，情由此起。照得庠生李素雲，閨女梅映雪。暗通盟會，私約婚媾。已伏明供，宜從公判。梅映雪蘭閨迨吉，固曾致詠於U梅。李素雲芸閣尋春，尚未興歌於投李。雖待西廂之月，猶存南國之風。論諸理而法固難容，原其心而情猶可恕。再照得某村楊清，別倩冰人，再求梅氏。既承萱命，許締蘿親。合看來，一理所存，兩端互執。斷歸李氏，固不別乎公私，斷屬楊家尤不分乎先後。但以好事良由，天締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欲定婚姻，須憑情願。梅與楊仇成藥石，難無反目之傷。梅與李利訂斷金，堪結同心之好。況李乃公門嘉卉，含華佩實，本為上苑之英。而梅乃姑嶺孤標，惠豔飄香，雅潔深閨之秀。宜諧並蒂，共結連枝。庶幾遂燕婉續鸞膠，樓上吹簫，共詠鵲巢而鳩宿。女乘龍，男附鳳，房中鼓瑟，莫歌魚網而鴻離。想初時，蛺蝶為媒，既

願睜關關，而狐綏綏。待異日，鴛鴦比翼，何嫌鶉奔奔而鵲強強。楊氏子別結良婚，休望蒹葭倚玉樹。范夫人既逢佳婿，好將松柏施絲蘿。冤仇案自此打開，風流債從今算定。曠夫怨女，永無閒言。事主冤家，即須解釋。此讞。

判畢，囑咐范夫人等，毋得有違。范夫人曰：「如今映雪未知流落何方，異日恐尋不見，那時只怕難從命了。」楚公曰：「只管放心允從，本縣自會尋著。」於是喚李生出來，拜范夫人。夫人前未見過楊清，至是暗把楊清與李生較其容貌。氣宇不啻玉樹蒹葭，心中頗有悔意。楚公指生謂夫人曰：「李子乃江南第一文人，異日狀元宰相，當是他家物。」夫人微窺李生，不覺喜色。須臾，退堂散歸。

范夫人回至家，暗想：「那楊清滿面鬚鬚，人物蠢蠢，可喜未曾把吾女嫁過。吾今才把李秀才細認，真個是衛玠復生。其才學雖未可知，然人人稱贊，並縣主亦許個狀元宰相，大約都也不凡了。但恨吾女匹身逃去，未知今日生死何方。安得他回來，消他夙願哩。」一時想來想去，懊悔不已。適家童乙生入見夫人，問曰：「今日官意怎樣判斷？」夫人曰：「准許李秀才。」乙生點頭曰：「使才子佳人，成雙成對。這才是最妙的官府。即是小姐與李秀才之事，吾一向也略知道。原未曾有甚穢行，可惜屈煞他二人了。」夫人曰：「吾固知映雪斷無此行，但所嫌李秀才家道寒酸，恐映雪以一念私愛，與他伉儷，豈不誤了終身。故不得不如此加罪，以杜絕耳。至於李秀才強迫紫英，這卻是真的。」乙生曰：「大丈夫矢志則蔬食草布，得志則駟馬高車。其貧富是未可料的。昔司馬相如，以文章名世。其時卓王孫有女卓文君，私從之歸。卓公亦甚恥其貧，後竟為朝廷推重。今李秀才高志大，豈久安人下的麼？」范夫人又得乙生煽鬻了幾句，越發滿心滿願。只望映雪早回成親。那邊楊清，也准娶了紫英，更不敢再望映雪了。

其時楚公，每公退之後，悉與李生燕談。一日，楚公取映雪碧玉簫與李生吹之。生見簫驚歎者再，楚以佯問其故。生乃曰：「不瞞明府說，此簫委係梅映雪所貽小生的。舊歲冬夜，被盜竊去。未知明府從何處得來？」楚公曰：「吾從一老乞丐處售得之。說是在野外一死屍側拾得的。」生想了一想曰：「這緣故我明白了，初因范夫人以映雪夜逃，轉恨我愈甚。遂賞銀子百兩，托獄卒暗以鴆毒謀害小生。獄卒利其銀，遂置鴆酒以進。小生捧盞欲飲，忽覺頭暈眼花。小生疑而試之，以金投酒中，金色渾黑。知其為毒酒也。舍而不飲，置於案間。是夜有賊入來，盜竊碧玉簫，並些小物而去。待小生知覺，視壺中毒酒，悉為此賊啜乾。大約所云那個死屍，一定是此賊中毒而死了。」楚公聽了曰：「原來有此緣故。」但今梅映雪，不知逃匿何處。欲待找訪，豈非大海撈針。李生長歎不語。

楚公回後房，將李生之言，告知映雪。映雪方知李生失簫，林章得簫之故。一日楚公又攜映雪的沉香扇與生燕坐。生見扇然而驚，嗚咽欲泣。公又佯問其故？生曰：「又是小生所貽梅映雪的。又不知明府從何處得來？」楚公曰：「吾昔來昭文蒞任，途遇兩個女子，哭投於江。急呼舟子救之，早已俱死。因見他胸係此扇，拾取得之。」李生大驚問曰：「其人有多少年紀？」楚公曰：「一個約十七八，一個約十六七。」生歎曰：「此必梅映雪與碧蓮無疑矣。」於是歛歎而泣，楚公亦詐為嗟歎。因慰之曰：「賢台且勿憂，天下豈無一出類拔萃的才女，如梅映雪者。」李生曰：「與我無素，雖有何足論哉。」楚公曰：「賢台且息悲，請以一言上問。吾今有一義女，相隨至斯。其品貌才情，當不在映雪之下。願以待賢台巾櫛何如？」李生歎曰：「吾與映雪誓同生死，今映雪既死，吾又何忍獨生。若不能守信以相從，而復失信以改娶。是直禽畜之不若者也。此事萬難從命。」楚公曰：「何必固執如此，此若不從，是見嫌也。」遂回房與江夫人商議，定以二月十五日佳期。令李生與映雪在任完婚。

至期，先教梅映雪整適新妝，然後請李生入房行禮。李生聞請，只是思泣映雪，推托不從。楚公屢強之。李生推卻不過，暗付曰：「我今且權且允從，待今晚開門夜遁，遠徙他方可也。」乃略整冠服，隨入房中。此時映雪已用錦巾蓋頭，素扇掩面。李生已看不識了。於是雙雙拜了天地，以及楚公江夫人。然後夫妻交拜。拜畢，扶入錦席，飲合巹之宴。李生勉強飲了數杯，忽長歎一聲，推醉不飲。適見楚公進入房中，笑曰：「今日故人相會，何妨歡飲數杯。」因命侍兒把梅映雪的錦巾素扇，一概搥去。李生從人隙窺看，忽驚異曰：「新人可是梅小姐否？怎得來在此間，真耶？夢耶？」映雪低頭微笑。楚公笑曰：「賢台休驚，待我說個明白。」遂將前此投江相救，攜帶隨任之事，備細告知。李生聽了，驚喜欲躍。與楚公相視大笑。李生曰：「明府盛德殊恩，是直合天地父母而一之者也。生等雖粉身碎骨，安能報明府於萬一哉。」楚公曰：「此是爾二家福澤所致，與我無乾。」於是慰聲歡飲而出。

此時已夕陽西沉，明月東上。人奪花媚，花趁人嬌。生覺甚歡，引杯暢飲。因命侍兒滿酌一杯，遞與映雪勸飲。謂曰：「向蒙小姐刮目垂青，守節矢志，不渝金玉。今夕之會，所謂苦盡甘來，皆小姐賜也。謹奉一杯，以表微意。」映雪微微含笑，以扇半掩，謾謾飲傾。亦命碧蓮滿酌一杯，進生勸飲，並示慰慰之意。生喜曰：「小姐雅義高情，雖萬世感激不盡。莫道一杯之酒，就是太湖作盞，滄海為壺，定當飲傾，以志銘感。」說罷，雙手捧杯，一啜而盡。未幾月到天心，露濃花臉。銅龍漏轉，金獸香消。李生酒力不勝，悉令徹席散去。生與映雪捐花解佩，同入繡衾。尋魚水之歡，結花蝶之樂。其風流佳趣，有可意會，不可言傳者。及雲雨事畢，映雪起整衣帶，以脛紅示李生曰：「昔夜蒙郎君見容，未遽破體。今幸得全璧以獻，可稱無愧了。」李生點頭不語，只管喜笑。乃起來重剔銀缸，與映雪鉤帳坐之。李生曰：「吾等今夕佳會，可謂畢世奇逢。願各制春宵詩十首，以志其樂。」映雪喜諾。遂各取箋紙，研墨揮毫，頃刻之間，各成十首。互相觀看，李生第一首曰：

一般明月一般風，才到今宵迥不同，
細柳依人頻媚翠，新花映席亂飄紅。
寸心共繞三洲外，萬樂渾如一夢中，
為報義和安穩睡，謾將曉日掛堂東。
其二曰：
今宵叨上望風台，十醉濃香九未回，
衾裡自驚池裡出，枕邊疑向月邊來。
三番仙夢渾難狀，一點芳心結不開，
無限慙慙無限樂，玉籠深處笑哈哈。
其三曰：
雙攜素手入花關，興到濃時暗解顏，
水面蜻蜓飛款款，花心蛺蝶舞閒閒。
芳情悟徹無聲處，妙趣傳來不語間，
一刻千金真望外，恍疑今夕在蓬山。
其四曰：
翻紅覆翠互相仍，瘦小腰肢已不勝，
帳底幾曾飛白繞，衾間時復異香蒸。
水簾洞口霜初冷，雲夢山頭雨又凝，
一倒一顛眠未穩，依稀同在御風乘。
其五曰：
一番春夢亂紛紛，興到巫山已十分，

慙笑謾鬆燈下帶，含羞輕展月邊裙。
花沾並蒂三更雨，樹卷連枝半夜雲，
無限深情渾不寐，輕移芳枕道慙慙。

其六曰：

人到春宵倍可憐，珊瑚牀裡笑彈肩，
情傳鳳眼星雙曜，興溢蛾眉月一弦。
雲錦亂將蒲劍割，露珠潛把柳絲穿，
溫香滴豔真無比，並蒂蘭兮並蒂蓮。

其七曰：

無端春色鬧桃源，綠戰紅酣一笑溫，
攝魄關前沉日月，迷香洞裡洗乾坤。
孤燈照徹三生夢，寸燭燒殘五夜魂，
即此便非塵世味，何須重問杏花村。

其八曰：

萬里藍橋一夢醒，惺惺端自惜惺惺，
修眉暗展簾間月，媚眼橫流戶外星。
蠟照半籠金翡翠，風來微度玉瓏玲，
個中便是神仙地，何事登山念貝經。

其九曰：

意馬紛馳徹夜驚，連轡接戰鬧蓉城，
任教娘子能催敵，還喜周郎善用兵。
夢即是身身是夢，卿須憐我我憐卿，
當茲冒雨衝風地，冰簟銀牀睡不成。

其十曰：

夜半牙牀笑語和，雙鴛對舞影婆娑，
身當樂地身偏瘦，夢到陽台夢轉多。
玉體暗催清夜雨，星眸頻轉素秋波，
從今掉入天台路，占盡風流第一科。

梅映雪亦成春宵十詠其一曰：

今夜雲容遇薛昭，況當春半可憐宵，
一團月魄筵間燭，幾處風聲戶外簫。
花吐任將花蕊破，柳濃堪把柳枝搖，
低頭細想中間事，心絮紛紛骨欲消。

其二曰：

解佩更衣壓繡牀，偷將星眼覬檀郎，
修眉暗展開新柳，弱態難持醉海棠。
粉淚未消征戰地，殘魂先繞雨雲鄉，
此情此樂真無極，說與姮娥也斷腸。

其三曰：

連理枝頭連理枝，暗芳輕度兩心知，
飛霜亂點櫻桃口，密雨潛侵碧草池。
一枕春情溫似玉，半肩雲鬢散如絲，
自憐未慣中間事，細囑東君好護持。

其四曰：

重幃深處暗交攻，徹夜營城屢折衝，
意馬紛馳驚曉月，心旌飄蕩鬧春風。
露凝洞口三更白，雨打花心一點紅，
鳳倒鸞顛渾未定，管他雲鬢亂飛蓬。

其五曰：

溫香濃透合歡衾，一夜陽春淺復深，
柳魄暗消雲疊疊，花魂頻雨涔涔。
幾番枕上聯雙玉，片刻幃中當萬金，
如此風流從未覩，忍教燒斷歲寒心。

其六曰：

疏風爽簌透蘭房，雪雨巫山引夢長，
枕上舞殘雙蛺蝶，衾中聯就兩鴛鴦。
梅心暗碎三更雪，李骨潛消五夜霜，
事到情深魂更斷，誰能為覓返魂香。

其七曰：

斗轉參橫夜欲闌，流蘇帳裡幾盤桓，
鸞膠未斷胭脂濕，蝶夢初回粉黛殘。
十二巫峰雲欲散，三千蓬島雨猶寒，
多情最是窗前月，長向花棚照合歡。

其八曰：

夜色沉沉夜氣涼，芙蓉褥上暗聞香，
未假玉臉心先醉，謾貼酥胸喜欲狂。
妙處盡從閒後得，芳情端為事前忙，
起來重把羅衣整，無復腰纖與帶長。

其九曰：

衾翻紅浪效綢繆，璧合珠聯得意秋，
月陣屢催翡翠雨，花兵連敗鳳凰樓。
臉紅悞染胭脂汗，面白潛污粉黛油，
妒煞雞聲真割愛，家家唱破五更籌。

其十曰：

雪散星疏欲曙天，牀頭寶鴨已無煙，
蘭香燼斷魂初返，蠟炬燒殘倦欲眠。
風送花香來枕畔，月移竹影舞簾前，
兩心悟切中間樂，不羨瑤台萼綠山。

李生閱映雪詩，至「妙處盡從閒後想，芳心端在事前忙」二句，不覺笑曰：「二語可謂善於領略了。」映雪曰：「郎君『妙處傳來不語問』之句，不更善於領略耶。」於是相視而笑。是夜交股而臥，各訴患難苦況，徹夜不眠。映雪並出碧玉簫還生，具言林草拾得之故。生問林草何許人？映雪以逃奔借宿其家告之。且言其近日落魄之狀，李生感歎不已。越數日，映雪啟稟楚公，言欲偕生返家，拜見母親之意。楚公曰：「令萱素輕李郎，恐終以貧酸見卻。義女可權在此，待今秋登鄉薦之後，然後拜見未遲。」映雪只得從命。楚公亦隨即翻錄舊案，申文上府，及巡撫部院處。重複李生前程，撫部批准。時楚公自蒞任，廉明慈惠，深得民心。邑人咸謂董隆受賄貪贓，私相追罵。凡有被其冤屈者，皆具狀翻案。訴於楚公，公悉查究詳明，劾於撫部。撫部依法申奏，竟免其官。董隆遂解印綬，退歸長沙。

比至秋間，蘇省秋闈期近。公乃促生赴省就試。生臨行，映雪繡一鼈頭繡包贈之。蓋祝其獨佔鼈頭之意。且問曰：「郎君此行何如？」生出一拇指示之曰：「願如佳贈。」映雪喜笑曰：「郎君乃第一個人物，自宜取第一個功名。異日玉殿狀元，當必在君掌握。請行矣，毋以妾為念。」生乃收拾行李，直抵省垣。因場期尚寬，日與二三豪士，狂吟歡飲，流連景物為樂。朋輩中有以科舉決他者，他並自以解元決之。至其入場，揮灑成文。擊節自喜，凡素慕李生之名的，咸索其文觀之。每謂人曰：「兄等文只管做，便得絕好的，也只許奪個第二名。若要發解，這就妄想了。」有問曰：「如兄言，當是何人才可發解？」生笑曰：「孟夫子所謂捨我其誰者也。」時聞者咸竊笑之。三場既罷，金榜開處，發解的卻是江寧府陸希龍。閱至榜末，那裡有李生的名號。生歎氣曰：「所謂窮達由命，不能強為者也。」然生終不以得失繫念，每日仍復登山泛水，飲酒為歡。一日與眾飲於凌波閣，大醉而回。路中彼此喧嚷，俱說今科主司不通，舉錯失當。交談接嘴，直扯做一團兒行了。

忽背後鑼聲乒乓，驟抬著一位官員。侍衛數十人，前擁金牌二面，上刻著巡撫院字樣。眾人都敢當道，四散避之。只有李生醉眼朦朧，A然不覺。忽那侍衛驟擁而至，幾乎撞倒李生。生急扯住一人，睜開醉眼，叱曰：「汝是甚麼人？怎敢將我相公撞倒。」那侍衛喝曰：「大人駕到，爾怎麼不迴避？」生曰：「我不論爾大人小人，爾撞倒我，到底要拿爾問罪。」那侍衛不與辯，以手推脫而過。李生倒退欲跌，恰好轎已到來。生慌忙靠住轎竿，牢抱不放。搖頭瞑目，口中忽嘔下酒來。眾侍衛大喝上前，扭住欲打。那巡撫在轎中搖手止之。只聽李生含糊說曰：「吾醉甚，汝等勿戲我。汝等何惜一肩之力，不送我相公回寓耶？」眾轎子欲去不得。那巡撫變色怒曰：「斗膽狂生，何其無禮若此。可拿他回去，待本藩究責。」眾侍衛應聲，將李生一把兒抱住，解回公堂。巡撫即時坐堂，喝令李生跪下。生因動氣，愈覺醉態顛連。才跪地中，早已鼻息如雷，淹淹熟睡。巡撫離坐一望，不覺笑將起來。巡撫沒法只得散班退去。

至晚，巡撫出堂。見李生漸漸醒來，令衙役呼之。李生把足一伸，把手一舉，乃徐徐起坐地上。口口只喚書童取茶。衙役厲聲曰：「爾好自在，還不起來受罪。」生曰：「我好好睡，又有何罪？」衙役曰：「爾今日撞道，冒犯了督撫大人，這非罪過麼？」生恍恍忙忙，把醉眼一抹，舉頭四望。駭然曰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差役曰：「此撫部公堂也。大人在座，還不叩下頭。」生大驚，蹙然而起。望見巡撫憑几而坐，連忙納頭拜來。口稱：「生員醉後失儀，犯觸大人，死罪死罪。」巡撫正色曰：「汝固秀才也，亦曾讀聖賢之書，立儒雅之品。乃竟猖狂縱酒，蕩檢逾閒，以至詆毀朝廷，冒犯官長。幸遇本藩量大，看些斯文面上，饒爾一遭。倘或以此退革前程，則一著之差，轉為終局之累矣。」李生曰：「謂小生冒犯大人，此固萬死不辭。至謂小生詆毀朝廷，小生實實無此罪案。」巡撫曰：「方才路上，聞汝等聲音，今科主司不通，舉錯失當。夫主司，朝廷所命也。詆毀主司，是詆毀朝廷矣。」生曰：「中不中命也，此乃他人之言，實非小生所出。」

巡撫點頭曰：「這也罷了，吾聞唐時盧同善嗜茶，曾做有茶歌一篇。今汝善嗜酒，亦能做酒歌一篇否？」生曰：「大人之命，敢不敬從。但小生酒暈眼花，不能握筆，未免不成字體了。」巡撫曰：「但須成形可觀，佳不佳所弗拘也。」遂命衙役，陳設紙筆，令生臨箋。生拿過筆來，絕不思索，信手揮去，早製成酒歌一篇。呈上巡撫，巡撫方啜盡茶未傾，深贊其捷。雙手按詩，讀云：

黃花初瘦月兒肥，瑟瑟金風展翠幃。寂寞客窗新睡覺，攜朋直上白雲磯。臨秋擺起葡萄酒，旨且多兮，旨且有。三盞五盞樂悠悠，酌以金爵並大門。酒味香，狀元紅映夜光觴。東也飛來西錯去，勸聲祝到壽而康。酒性冽，玉杯清貯三冬雪。一番飲得客心寒，一番飲得詩腸熱。君不見，長安市上李青蓮，一飲斗酒詩百篇。桃李園中醉明月，太華山上問青天。又不見，大人先生劉伯倫，席幕天閒其身。一人醉鄉渾不返，自云杯甕是前身。個中大冇逍遙處，坎坎鼓兮，躑躅舞。不觀醉吟先生，與醉翁。且以一醉名千古。我今傲骨立停停，自漱醇醪醉六經。目睹世人都盡醉，此間何忍獨為醒。酒兮滿玉卮，蕩漾春波漲碧池。無端酒暈著顏色，宛若杏花初放時。酒兮滿玉爵，淺淺斟兮低低酌。錦席秋深竹葉香，處處樓頭畫黃鶴。酒兮滿羽觴，吳姬慙慙勸客嘗。興酣落筆驚天地，歸來佳句滿青囊。噫，嗟人生好似天心月，才東升兮又西沒。名疆利鎖徒勞勞，能有幾時歡復悅。歡兮，悅兮，何處尋？銀瓶有酒可常斟。酒中有仙酒有聖，一夢悠悠笑古今。

巡撫閱甫終，不覺眉宇飛舞。贊曰：「豪邁奔放，高唱入雲。堪與盧同茶歌並傳不朽。」李生曰：「小子心神恍惚，聊草成章。未免瀆大人高鑒。」巡撫曰：「看爾有才如此，自宜潛心研究，置身青雲。何必縱酒自放如此。吾見大丈夫輕世肆志，雖亦有時狂為，然非美德也。有損清品，戒之、戒之。」生曰：「願遵明訓。」巡撫曰：「賢契雄才偉略，終非樞下之才。願留下姓名，以為他年騰達之望。」李生曰：「小子姓李名素雲，係蘇州府民籍。」巡撫驚喜曰：「原來正是景三仁兄，吾仰慕芳名久矣。今日觀止，可謂名不虛傳。」乃亟命侍役設兒進茶，以賓禮待生。謙遜一番，只得斂身側坐。茶畢，巡撫曰：「仁兄乃蘇中第一名流，合宜掄元奪魁，名冠金榜。竟見抑於孫山之外，此可謂別璧遺珠了。」李生曰：「小子學問粗疏，不蒙收錄，理之宜也。焉敢過望。」巡撫曰：「觀仁兄志高氣昂，矯矯然，如神龍不可拘捉。異日干雲直上，出入將相，為國家樹梁棟之才。今日得失，不足慮也。」須臾，席備。巡撫賜生飲之，款待甚殷。詞意交洽，直至漏下五鼓，方才握手相送。生回至寓中，見眾朋友尚圍著一盞青燈，相顧嗟歎說：「未知今日李兄如何受苦也。」適見生回至，眾人爭問情狀。生具實始末告知。眾人咸笑且喜。

次日，巡撫會集正副主考，並各房房師。具言：「外面風議，多謂今科舉錯不當者，願與列位仁兄酌量區處。」兩主考面面相覷，咸謂：「但有佳卷佳文，那有不中之理。」巡撫曰：「不然，因蘇郡有一名儒，姓李名素雲。平日文望推為三吳第一，今不見薦舉，所以咸懷不平耳。」正主考周維祺曰：「然吾亦頗聞其名。若如此，是吾輩買櫝還珠了。」遂令各房房師，將遺卷再閱一周。約備數十卷，呈送。巡撫親與主考，細細翻閱，卻均是平平無奇。暗想：「這未必是李素雲的卷子。」心中鬱鬱不樂。至晚，公退即憑著椅子兀坐沉思。

其女朱夢紅，見巡撫面帶愁容，上前問故。巡撫具實以告，夢紅歎聲曰：「從來文章作者難，識者亦不易。朝廷開科取士，不屈煞多少才人。操衡鑒者，固不可輕易味過也。我想李生素雲，年少英姿。其所為文章，當必有驚矯飛騰，不可捉摸之處。所以庸師房老，自看得不親切了。父親明日可將全場文卷，一概攜回，待孩兒閱之。如取的不中李素雲，便算孩兒無眼。」巡撫如其言，悉取全場文卷帶回。夢紅先取解元陸希龍的卷，檢閱既遍。笑謂巡撫曰：「陸希龍這卷，不特未堪發解，並連副榜也應沒分的。」巡撫曰：「豈有此理。吾兒所謂作者難，識者亦不易。爾也不要看差了。」夢紅曰：「他自做差，非我看差也。」因又將全墨文章閱遍，不覺轉面他顧，若有不足觀之意。巡撫問閱的何如？夢紅搖頭曰：「這真奇了，怎麼全墨中，也沒一個可稱中式的。難道合中的，竟在遺卷不成。」因又取遺卷逐一閱過，口中連說：「可厭、可厭。怎麼全場中，沒有一個具眼的人，沒有一篇中學的文。每一卷看來，俱令人淹淹欲睡。」巡撫笑曰：「吾兒看文，不是這等看了。試想他秀才

巡撫笑曰：「吾兒看文，不是這等看了。試想他秀才們，有何奇才異學。做出那江潘般豔，班馬般香。只這些醒緊清真，也就可算合式了。」夢紅曰：「清真醒緊，何患無之。即奇橫老辣，豪邁雄壯，亦何患無之。只可惜他們，看題忒過差了。獨不思此題，乃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『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』時子路正仕於季氏，其問事君，乃實實問所以事季氏之道。非泛論朝廷臣子也。」夫子見子路平日氣質剛強，胸襟磊落。其於自家責備處，往往不肯細心檢點。故先以勿欺教他。至於季氏過失處，如旅泰山。伐顛臾，歌雍詩，舞八佾，種種僭越惡集。無非為其臣的，不能匡救之故。故又教他犯之，此是夫子因人施教的妙法。若認真此旨做去，才算是的當當文字。他們做此題，寫個事君，便寫到稷契禹臯的身分。寫個勿欺，便寫到伊尹周公的舉動。寫個犯之，便寫到龍逢比乾的地位。動口都是廊廟朝廷，都俞吁咈的語句，全不合子路身分。直以子路當個宰相觀，以季氏當個天子觀，以季氏之堂，當個朝廷觀矣。其於子路之問，夫子之教，相隔何啻天淵哉。大凡做文，一題宜求一題精旨。如做問孝題，子游自有子游蔽病，懿子自有懿子蔽病，武伯自有武伯蔽病。做問仁題，樊遲有樊遲身分，仲弓有仲弓身分，顏淵有顏淵身分。若能針對蔽病，體會身分做去，才得真詮的解。若徒囫圇寫去，不特浮泛空虛。並亦失立言本旨矣。孩兒淺識如此，未知可合諸公定評麼？」

巡撫點頭大喜曰：「吾兒解書看文，亦可謂獨具隻眼。但場中文章，全是這般做法。難道均棄而不取麼？」夢紅曰：「是是非非，自應如數取足。但恨沒一個發解文章耳。」巡撫沉吟一會曰：「還有一隻遺卷在此，諸試官咸謂不佳，業已批壞。吾兒可試看看。」夢紅接過，閱未終，不覺雙展蛾眉。驚起曰：「此真解元文章也。是第一人識見，是第一人氣概。是第一人才力，是第一人英豪。異日狀頭，斷推此手。」因拈筆書一浮批，並書題解，附於卷後。呈於巡撫曰：「此卷未知是誰的，父親亟宜登之。勿令明珠暗投了。」巡撫也不即閱，竟攜至衡鑒堂，令諸試官看之。主考周維祺先觀題解，次閱文章。潛心玩味，至得會意處，不覺恍然省悟，拍案叫絕。謂眾曰：「看來此題，自應緊切子路時務說為是。其他說帝王廊廟者，真是浮泛膚庸。」

遂即刻懸牌示諭，言欲重新開榜，舊榜不准。此示一出，舊中者個個寒心，未中者人人喜色。周維祺果將夢紅所取一卷，錄為第一。前榜第一的，落第二。第二的，落第三。餘皆鱗次減去，減至榜末一個，則革之。次日發榜，第一的果係李生。生固知巡撫為之周旋，心甚銘感。鹿鳴之後，李生入謝主考。主考十分退遜，令往巡撫部院處謝之。生次日入謁巡撫，口中稱道巡撫提拔之德。巡撫曰：「吾非眼懸日月，安能提拔仁兄。」李生竟疑訝不語。巡撫笑曰：「仁兄休疑，此中舉薦，原自有個緣故。」遂將夢紅解題閱卷，選為解魁之事，細述一遍。生驚喜曰：「原來如此，則小姐即小生命中之師也。願以師生禮請見。」巡撫推遜不得，乃命侍兒入內啟稟，傳知夢紅。須臾，有人在屏後說了幾句。巡撫點頭微笑，出謂生曰：「賢兄既要相見，須以常禮為妙。」遂教侍兒，引生至私廳中。生拱手隅立以待。

俄而環珮鏘鏘，紅妝閃掩。那夢紅已臨屏後。屏門雖啟，卻隔以簾。生俯首斂容，頓首再拜。夢紅答拜。拜畢，李生曰：「老師鑒影珠光，拔識小生於牝牡驪黃之外。雖位分內外，未始非畢生知遇之隆。今日登龍，聲價十倍。皆老師所賜也。」夢紅側身蔽面，答曰：「女流蠡測管窺，妄假衡才玉尺。深自愧赧，然君偉人也。一展驥足，遂令冀北群空。尺幅中，有包舉古今，囊括宇宙之概。盛名之下，洵不虛傳。」李生曰：「小生芻蕘之作，如此盛贊，何以克當。」夢紅曰：「君謙矣，但君之為文，往往氣骨傲世，英氣迫人。異日立朝，必為時輩所忌。但須急流勇退，切勿為宦海沉淪也。」生暗暗驚異。答曰：「古鏡照人，洞見肺腑。箴規至此，愛我良深。小生當刻骨銘心，感佩不忘矣。」夢紅曰：「乍接君顏，如對明月。但恨內外異位，男女殊形。不獲與君傾談耳。請自便。」說訖，交揖而退。

夢紅喜謂左右曰：「久聆李子大名，今日始信。立談片刻，飄然如對春風。清氣沁入骨髓。」李生出至寅賓館，巡撫備席款飲，至晚方歸。其時楚公在任，連日遣人打聽秋榜。一日有胥吏袖一題名錄回，呈與楚公。公閱至終，全沒有李素雲的名姓。心甚疑慮，因拈人與梅映雪觀之。映雪曰：「李生之名安在？」公曰：「無之。」映雪沉思曰：「這卻何故？」公曰：「想必李君之文，做得精微奧衍，意想不到處。所以試官捉摸不著。」映雪曰：「是固然也。」越數日，又風傳說：主考重新開榜，發解的係李素雲。楚公聽得疑信交參，退與映雪商確。映雪喜曰：「斷斷然也。」公曰：「何以證驗？」映雪曰：「即誼父所謂意想不到處也，初想不到故棄之，繼而想到故取之。」楚公口然之，而心未盡信。因暗筮一卦，得乾之九二。曰：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」始甚喜。

不旬日，公正與夫人及映雪談論。忽有李生隨行童僕，飛報回來。走得聲啞氣喘。望著楚公跪稟曰：「恭、恭、恭喜，大老爺。李、李、李相公，中、中了。」楚公曰：「汝可曾查得的確？」僕曰：「都、都是李老爺打、打發回來。啟報大、大、大老爺。」公喜顧映雪曰：「誼兒果料的不差也。」一時彼此甚覺喜歡。那童僕神氣少定，乃取出李生書信，呈上楚公讀之。映雪亦離坐同閱。書內具言：蒙朱巡撫垂愛，並巡撫之女拔識，始獲登科。並言：未暇言旋，欲乘便進京。以待春官之試，等語。楚公讀畢，笑謂映雪曰：「偏是此女子識得，偏是此女子取中，真愧煞鬚眉男子不少。」映雪亦聲聲感歎。時李生在省，拜師宴客，諸事務畢。遂邀著二三知己，直抵京師。

此時京師地方，都傳說南京朱巡撫之女，能拔取一個名元。巷口街頭，無不談道：稱為奇人異事。一個個凝眸拭目，要等識那個李解元。比及李生到時，傾城男女，無不爭來觀望。擁途塞路，喝采連天。李生端坐轎中，如無所睹。其時乃正德皇帝登極。留心文務，懋勉人才。內閣大臣，純是雄才偉略之士。這場春闈主試，便選了一個文華殿大學士，現任吏部尚書的周廷琮。原係狀元出身，博識宏通，文望特重。所以這場試卷，端的看個字字揣摩，就是明鏡當前，妍媸畢見。鎮榜之日，發會的剛是李生。人都謂周廷琮眼裡有珠，周維祺面前無眼。周維祺且愧且怒，每謂人曰：「我道李素雲，斷不中得三元。」

未幾殿試已至，正德皇帝親臨文華殿御試。兩班立的，無非館閣大臣。兩階衛的，盡是旌旗乾羽。官僚林立，儀衛星羅。氣象堂皇，凜然可畏。李生及諸進士都已畢集。殿頭官已唱了李生的名，生應聲鞠躬而入。天子把李生望了一望，不覺微微點頭。比及點畢，傳下御題。第一是問治安策一條。第二是問阡陌辨一條。第三是先天易說，後天易說，中天易說一條。眾人得了題，多有未曉中天易說者。惟有李生放開眼界，搜起精神，做得個筆吐煙雲，紙排錦繡。端端騰就，交卷出朝。閣臣收卷閱畢，拔取三名呈進天子。天子親覽，見李生一卷，歎為奇才。遂用御筆點李生為狀頭。龍榜開日，李生始極歡喜。真氣得個周維祺，真覺沒處安身了。

次早，生糾合諸進士齊集午門。待聖駕臨朝，趨至丹墀，謝恩稽首。天子啟鑰音，宣賜李素雲上殿。李生應命，摳衣而升，趨拜御前，行三叩禮。拜畢，天子宣賜李生及諸進士平身。天子便問李生年齒？生奏以一十九歲。天子龍顏大喜，因謂之曰：「卿策條對詳明，文筆亦高古渾脫。正所謂崑山片玉，桂林一枝者也。年少才高，可稱奇士。生奏曰：「微臣學問粗疏，蒙陛下不世隆恩，得以附名帝籍，已出萬幸。況復蒙盛贊，何以克當。」天子悅甚，並謂眾進士曰：「朕躬躬薄德，幸奉先帝成業。混一昇平，得以培植人才，鼓舞士氣。今得卿等龍蟠鳳逸，悉皆王國羽儀。異日治國經邦，措天下國家於磐石，實朕之所厚望也。茲於瓊林，特設薄酌，卿等務須盡歡而飲。以志一時遇合之隆。縱有微愆，所勿論也。」生等遂鼓舞謝恩，同赴瓊林之宴。此時上林苑

內，真覺花迎劍佩，柳拂旌旗。琴瑟均調，簫笙備舉。比前此鹿鳴之宴，氣象更覺崢嶸。

比及奏樂三終，眾人都已盡醉。早有鑾儀衛，整頓車駕，送生游宮。李生乘醉登輿，昂然而坐。前導鼓樂，後擁旌旗。玉徑金階，任其遊賞。車駕到處，各院嫠婦，莫不臨檻爭觀。蘭麝之香，薰人欲醉。但見昭陽殿裡，排成一隊青蛾。長樂宮中，列著兩行紅粉。眼皆粉黛，鼻盡椒蘭。宮殿巍峨，不可道也。樓台壯麗，D其然乎。李生此時別了一種風情，具了十分醉態。風前玉樹，更可人觀。宮中見之，無不喝采。及游罷御苑，出遊御街，觀者如堵相與贊歎。

居無何，生奉旨衣錦榮歸。先回姑蘇祭享祖宗，宴會戚族，諸公事畢。然後抵吳江，拜謁楚公。謝德稱恩，十分感激。楚公亦喜慶嘉贊不已。是晚，梅映雪嬌妝豔扮，命侍兒請生入房，生抵房階，而映雪已佇候簾外。彼此接見，歡喜非常。映雪徐徐一揖，微笑曰：「狀元郎回來耶，恭喜恭喜。」生答曰：「一別經年，又勞遠望了。」於是攜手入房，各問無恙。映雪曰：「舊接佳音，始知郎君獲雋之故，出於朱夢紅之手。但不知那夢紅是何識力，卻能以閨閣提拔真才。可知閨閣盡有奇人，而廊廟不無迂士也。」生曰：「吾觀朱夢紅美貌高才，幾乎與卿無二。其見解之確，衡鑒之精，真個冰鏡為心，日月作眼。鑿鑿乎一絲不謬焉。世間有此才女，真令柳絮椒花，不能專美於前矣。」映雪又問會試殿試情狀，歡談低笑，一夜不眠。

越數日映雪思親念切，惻然思歸。生知其意，白於楚公。公點頭曰：「這卻不消說了。」公退，與江夫人斟酌，如此如此。遂令轎子往望江村，迎接范氏夫人。具說今日乃江奶奶壽旦，乞太太柱駕賞光賞光。並具說楚公與江夫人慰勉之意。其時范夫人因一向不知梅映雪下落，日夕憔悴。及聞李生又以發解，連捷中了三元。越發悔恨交乘，自嗟自怨。那心窠裡，就是如跳著一個鹿兒一般。恨不得天風吹送映雪歸來，結局了這樁好緣分。時時盼望，苦不堪言。這日聞有衙轎到來，說是江夫人相請壽宴。心甚驚愧，然情又不可卻。只得勉強妝飾，登轎而來。既抵衙，江夫人急趨出迎。請詣後廳，見禮讓坐。范夫人便請江夫人上座，欲行拜壽。江夫人曰：「這卻讓來，請少歇了，才講禮罷。」

有頃茶罷，江夫人開言曰：「吾義女近已招贅，做了新人。今日尊伯母到來，合宜拜見。」范夫人亦離坐，口稱願相見。江夫人點頭微笑，略把扇子一招，早有個新人，從西房裡盛飾出來。朝著范夫人納頭便拜。口中嗚嗚咽咽，說：「孩兒得罪母親深矣，重矣。不可贖矣。」說訖，一把扯住夫人裙帶，啼哭起來。夫人詫異吃驚，急披其面視之，乃女兒映雪也。且驚且喜曰：「我兒從何處到來？莫非為娘倒是做夢了。」急掣錦巾為映雪抹淚，自己亦痛泣不止。

正欲向江夫人問個情由，忽報楚大老爺進堂來。范夫人舍開映雪，急忙見禮。楚公曰：「尊兄嫂請息悲，此中緣故今日可盡頭直說了。」遂將映雪昔年逃遁時，路窮投江。適於舟中撈救，鞠為義女。以及判斷之後，在任成婚。如何如何，備細說出。范夫人聽了，如夢初醒。大喜曰：「原來如此，然則仁公殊恩大德，似海如天。雖結草銜環，未能圖報於萬一者也。乞受一拜。」於是率映雪深深而拜。公急令侍女扶起。且曰：「昔日婚姻之事，惟我許之，亦惟我成之。恐於禮上未免有歉。」范夫人曰：「仁公乃邑之父母，公之許，是猶父母之命也。此乃仁公權禮循理之舉，何歉之有。」公微笑曰：「既如此，則我這鶯花之室，不妨作鳳凰之台矣。令婿在此，合當拜見。」遂轉身向外點點頭，生已整飾冠服，昂然進來。與范夫人相見行禮。夫人再把李生細看，暗贊曰：「真佳婿也。」禮畢，公與生退出。碧蓮亦出，拜了夫人。江夫人遂喚侍兒擺列酒席，邀范夫人並梅映雪入席歡飲，以作慶賀。

酒半酣，江夫人便呼：「今夕乃通家嫂孀聚會，吾女何不出來進觴。」忽後屏有少女嬌應一聲，謾舉金蓮，徐徐而出。嬌姿麗質，宛若玉人。向范夫人深深一揖。夫人出席答禮。便問：「此何人？」江夫人曰：「此小女玉香也。」范夫人曰：「他今芳齡幾何？」江夫人曰：「今年一十五歲了。」范夫人嘖嘖贊羨，歎為天人。遣令就席而坐，且密密側目愛玩不止。暗想曰：「若得他做個媳婦，真可謂滿心滿願了。」於是進觴互飲，盡醉方休。是晚映雪與夫人同宿一夜。明早梅映雪治裝，拜別楚公夫婦，偕范夫人以歸。臨別時，映雪握玉香手，如不勝情。泫然曰：「安得時時相見耶？」玉香亦多情人，口不能言，但嗚咽相送而已。

既抵家，映雪與碧蓮開鑰進房。但見煙塵蔽案，蛛網羅窗。滿目荒涼，相顧嗟歎。為之拂拭，盥濯精潔如初，然後居焉。范夫人也就選擇吉課，迎請李生抵舍。行招贅之禮，開慶賀之門。生自是始得與映雪安居坐享矣。映雪又請於夫人，謂碧蓮自幼追隨，親如姊妹，患難與共，生死與俱。乞賜與同侍李郎，以消夙願。夫人許之，命之成婚。生不勝之喜。

一日事隙，生乃整冠服，往西鄰謁黃推官。黃翁得東大喜，倒履出迎。請之上堂，見禮讓坐。黃翁並喚其子應禎、應祥，拜見老師。生見二子俱著冠服。便問：「二賢兄可是成名了麼？」黃翁代答曰：「因今春宗師按臨，聊遣二小豚就童子試，幸蒙宗師垂愛，以神童見賞。叨獲游庠，然若不得昔日老師明訓，當不至是也。」李生曰：「二令郎，乃少年英姿，自是奪標捷手。愚姪縱有微勞，豈所於哉。」於是彼此又互叩別後情況，須臾擺宴。翁揖生首坐，自己居次。應禎、應祥，隅坐奉陪。席間生叩二子所學，二子應對如流。生喜贊曰：「乍別兩年，而二棟台卻已釀成大器，可喜可敬。酒半酣，黃翁離坐進觴，為李生稱賀。生亦轉酌，為黃翁壽，獻酬交錯，直吃到漏下三鼓，李生方辭歸。

一日生與映雪，出碧玉簫與沉香扇，互相觀玩。談及林章得簫之日，猶感慨不已。忽聞外面說，門外有老乞丐叫化。夫婦兩口，好不可憐。映雪疑是林章，出窺之果然也。因謂之曰：「老丈還相認否？」林章望了一望曰：「小姐乃海英雲，縣主的義女怎不認得。去年蒙小姐賞銀數兩，得延命到今哩。」說訖，納頭下拜。口口稱謝。映雪曰：「吾非海英雲也，向日以事逃奔時，蒙老丈下問，故特別改姓名耳。」遂把姓名裡居，實實說來。林章方才曉得。映雪曰：「老丈可有親子姪否？」林章答曰：「親的沒有，但同族的即有些。映雪歎了一聲曰：「老丈少待，轉入便來。」林章立候片時，見映雪手拿一袋而出。謂曰：「此內有白銀二百兩，贈與老丈販賣為生。如無親子姪，擇族中之可取者嗣之可也。」林章驚嚇，推而不受。映雪再三強之，林章方傾取一半。率其妻再拜，稱恩頌德而去。而林章夫婦，藉是得令終焉。

時梅映雪日與李生、碧蓮，詩酒作樂。暇則以些詩文教訓舅子梅之魁。之魁固俊童，頗得其妙。比及明年春月，宗師科考按臨。而之魁已領青衫第一。范夫人歡甚，適有媒人至。具致楚公與江夫人之意，說欲：「求令郎梅之魁與玉香小姐定盟。」范夫人正深愛玉香，未敢致問，至是驚喜應允。限以待楚公退任之後，然後完娶成親。蓋在任時，於名分上有不可也。是年朝廷降詔，召生授職。生欲奉范夫人偕往，夫人以家事辭之。

生遂攜映雪、碧蓮抵京。比謁聖駕，遂受翰林院修撰之職。掌職數月，屢蒙寵問。擢居於御史臺。無何，以仲朝議忤旨，而凡忌其剛果者，相與讒謗交加。竟謫湖廣長沙。生回憶朱夢紅之言，所謂異日立朝，必為朝貴所忌。越發服其遠料，然生終不以芥意。乃攜映雪等偕往長沙。甫蒞任，忽接得一賀任柬，具著董隆姓名。時董隆因前在吳江縣，被楚公參劾，罷職歸家。至是聞李生出守長沙，思欲反面媚諛，故先投刺拜賀。生得柬暗道：這狗賊，可謂厚顏。然終未可卻其來意，只得開門接之。既進後廳，李生款待如常，未嘗少露些顏色。董隆亦以生不念舊憤，備極諂媚之形。生外雖親之，心中卻十分厭惡。比至八月中浣正值李生誕辰。諸屬官並郡下諸紳，悉來趨賀。而董隆亦在焉。生於寅賓館中，盛設酒筵，以宴賓客。館外卻搭成一座台閣，命優人數十，演戲其中。

生豫喚幾個優人，私自吩咐，說今日所演的戲，不拘成本。汝等即消如此如此，打扮如此如此做作，越做得自然，越有重賞。優人應承而出。生吩咐畢，即出揖客。次序就席。須臾，舉杯勸飲。只聽那戲台一通鼓響，打打吹吹，驟擁出一道旌旗。忽列過兩班文武，即候著那個黃袍天子，大搖大擺，出坐朝堂。眾文武羅拜畢，那天子說引曰：「一人撫字萬方安，首戒荒淫復戒殘。目下但憑三尺劍，斬除污吏與貪官。」（白）：「朕薄德菲躬，忝膺天位，朕想：夫虞夏黃農之世，民安國泰。無非要個君明臣良。所以朕自命官以來，黜陟甚嚴。恒以慈惠廉明相勸勉。今有某科的董舉人，候選至今，合宜擢用。」因喚內侍臣，宣董舉人上殿。俄那董舉人自內簾出，白涂其鼻，側戴其冠。兔走貓跳，形狀粗惡。趨至朝堂而拜。李生見了，啞然而笑。顧謂董隆曰：「如此刻

薄鬼，豈可使居民上。」董隆不知其故，相與陪笑。只看那天子命之曰：「現今南京吳江縣缺空，汝速宜抵彼赴任，以補其官。務求慈惠廉明，切戒貪殘苛刻。虔共爾位，毋廢朕命可也。」那董舉人承旨再拜，退出朝門。把頭搖了一搖，把舌伸了一伸，把肩聳一聳。頓足曰：「做官到想要些錢銀，怎又叫我切戒貪殘呢？」須臾，天子退朝，復吹過一通鼓樂，那董舉人遂赴了吳江縣任。草草視些事，即需索商民錢銀。

李生見了，笑顧董隆曰：「天子才教他勉個慈惠廉明，戒個貪殘苛刻。他卻勉個貪殘苛刻，戒個慈惠廉明。此於上為奸臣，於下為民賊者也。」董隆漸知是嘲己，唯唯不答。俄有正旦出引曰：「東樓一輪月，夜夜揚清輝，卻為飛雲掩，翻愁有缺時。」（白）：「老身范氏配夫梅英。產下一女一兒：女名映雪，方今一十六歲。讀書刺繡，深處香閨。卻被蘇郡李秀才所竊，迫以從奸。吾將訟他於官，以正法紀嚇。」於是遂具狀，訴於董舉人。那董舉人初不理會，後范氏又具一狀，並具銀子數百賂之。那董舉人臨案覽呈，見銀大喜。撫弄良久，哈哈笑曰：「好銀子，好銀子。」因謂范氏曰：「汝既有此盛物，姑且暫回。本縣自然拘他究治便了。」須臾，吹一場鼓樂，那董舉人出坐公堂。喚集衙役，令往望江村拘李秀才。既拘至，董舉人乃召范氏造堂聽審。聲聲罵道：「李秀才，既曾讀書，應知禮義。怎麼夜半逾垣，強迫良家處子。」那李秀才訴曰：「夜半逾垣，誠有此舉。然不過一念愛才，相與談論筆墨。實未至於苟合也。此心此跡，可對神明。」董舉人怒叱曰：「神明那理會此事，喝教堂差打掌板一百。釀成罪案，囚之於監。」李生看到此處譜演，顧眾客曰：「銀之為害，亦大矣哉。」眾客不知其故，哄堂大笑。惟有董隆怒氣鬱鬱，低首無聲。生暗覺好笑，舉杯勸酒。

過一巡又聽得台上金鼓齊鳴。卻演出一個新知縣上任，代董舉人之職。報導姓楚名珩，此人又演得端重莊嚴，溫文爾雅。有正體立朝氣象，正直慈惠，不植貨財。生看了調客曰：「為官不當如是耶？」須臾，那楚知縣視了些事，忽得李秀才訴狀，遂釋其囚。並斷與范氏之女匹偶，眾客看見，咸贊之曰：「才子佳人，自應爾爾。楚君此舉，可謂順乎人情，而當乎天心者也。」須臾，又看那楚知縣伸文撫部，黜董舉人以歸。眾客咸軒袂笑曰：「此舉更妙，如此之人，止可歸家耕牧，何足為民父母耶。」李生在座，掩口冷笑。惟有董隆惱得不舉肴，不飲酒。垂首喪氣，滿面通紅。

李生離坐舉觴，揚言調客：「今日諸君枉賀賞光，無可伸意。願以一言奉贈，大凡吾人服職天家，上荷君恩，下降物望。入而樹朝廷之柱石，出而為海宇之屏藩。務使世享唐虞，君成堯舜，乃為無愧。若或斂其貨賄，計其身家，苛其政刑，肆其屠戮，作威作福，欺君賊民。此等人，昔人謂之衣冠禽獸，真所謂人神同嫉，罪不容誅者也。就如今日所演，或為酷吏，或為良臣，邪正賢奸，顯然共睹。在座諸君子，大率皆宦海中人，願與指其一以為戒，奉其一以為法。忠心報國，無負乎聖明知遇之隆可也。諸君以為何如？」眾客聽了，咸拱手曰：「明公金玉之訓，敢不書紳銘幾，以志不忘。」李生又曰：「昔人創設戲演，匪直為遊目悅耳之供。將以借古人以警斯世也。所以吾人觀劇，既已接之耳目，亦必體之身心。善則當師，惡則當戒。勿徒擁隊逐眾，作談笑之觀已也。愚近制有戲棚一對，懸諸楹間。語雖鄙俗不佳，而意頗堪勘世。請諸君一看。眾客乃著意，向戲棚一望。果有長聯一首，懸於兩楹。筆跡飛騰，顏筋柳骨。乃李生手書也。其聯云：

看他們長幼尊卑，有善惡，有是非，如此排場，莫混帳放過眼去。

想這等姻緣果報，或吉凶，或禍福，恁般結局，要正經捫上心來。

眾客咸喜，贊曰：「撲實指點，靄然仁者之言。」李生微顧董隆，愈覺沒趣殊甚。乃舉酒相勸曰：「怎與公隔別數年，今日逢迎，心目交慰，公何惜滄海之量，而不賞光耶。」董隆勉強應曰：「今日盡歡而飲，酒且醉矣。」生曰：「然酒能熱人，安敢相強。」須臾，董隆辭出，客亦散歸。

自是董隆暗恨李生，又畏他大用有期，終不免齟齬諂媚。逾月許，適董隆之子董承恩，平日倚勢橫行，兇暴不軌。其居外有田百畝，乃鄰村某富翁業田。承恩欲謀得之，鑿池築園，以為遊觀息宴之所。翁不與，訟之於官。因承恩作惡行兇，匪伊一次。至是富翁憤激舉訟，邑中聯呈控訴者，不下百家。或強迫人之女妻，或謀奪人之財產。甚有殺人焚屋，靡所不為。生一一覽呈，即時行差，竟拿承恩抵案。生知其為民害也，臨審之日生令大啟公門。百姓爭觀，充塞堂陛。雖婦人小子，無不指承恩切齒罵之。生臨案顧眾百姓曰：「此人可生耶，可殺耶？」那百姓跪稟曰：「此人乃魚中之鱸，雀中之%。吾等思得食其肉，而寢其皮不厭。乞大老爺速加誅戮，除暴安良。」生大怒，喝眾差把承恩拖倒階下，以亂鞭笞之。須臾，鮮血淋漓，叫苦欲絕。

時董隆入衙聽審，見之不覺積憤成怒。厲聲曰：「吾兒何罪，受此毒刑。」生曰：「筆攻者百，口攻者千。案跡昭然，惡得無罪。」董隆曰：「世盡有茹屈銜冤，少不得個眾惡必察。怎麼妄陷世祿子弟。」生大怒曰：「汝縱子害民，不思懷慚補過，還敢鬧我公堂，抗我法紀耶。」因喝堂差，免其冠，重打掌板二百。生冷笑曰：「吾昔日受汝一百之刑，曾說異日決當按利加倍。今果得以二百奉報何如？」董隆又羞又怒，睜目曰：「汝只管用刑，吾終要到撫部處發落。」生曰：「本府就按法行誅，看爾如何見得上憲。」遂喝眾差：以亂杖擊斃承恩，斷其頭以示於市。董隆大憤，力為爭鬧，卻被眾百姓兩扯三擁，推出儀門。個個歡呼，一哄而散。自是民心愈悅，而董隆歸家羞憤，不久亦亡。

時府城西門外，有木王廟。其神威靈赫濯，累能降禍於人。凡居民娶新婦歸，必先入謁，否則必死。又多降魔疾，得病者，以牛羊之肉祀之則生。其廟中傀儡龜蛇，怪狀時見。且有托男子形，以姦淫者。居民常患之，但畏其靈而不敢廢。李生聞及此弊，於是遍諭居民：凡得魔疾者，不必祀之。凡娶新婦者，不必入謁。待至某日，本府將焚其廟而碎其形也。此示一出，居民竊竊傳說，個個為李生寒心。及至期，男婦居民，觀者如堵。生既至，見堂上土塑木王，眼圓鼻尖，面藍須赤，猙獰可畏。兩旁土像，都是一派妖神。生乃躍上香壇，怒指木王，歷聲其罪。乃袖出鐵錘，把像一擊，應手而頽。時觀者乘著官威，喊聲登簷，將廟倒為平地。

又同時，郡中有梁生者，與其鄰張姬私通。姬父覺而致訟。李生覽狀，令拘生及姬，詣案審之。李生見姬垂首含羞，以扇蔽面。輕盈二八，綽約堪憐，固尤物也。而梁生亦風流俊雅，矯矯不群。暗想曰：「此佳匹也，當玉成之。」因謂之曰：「看汝等溫文爾雅，應是文學中人。若能為詩，當即免罪。」生姬銜之，李生乃指蛛網上所縛一蝶，令梁生題之。又指堂前一梅花，令張姬題之。各賜紙筆，須臾，彼此稿就。呈於李生，生看梁生蛛網蝶詩曰：

塗金傅粉逐春華，誤入東風第幾家，

今日子身投法網，悔教何事苦貪花。

李生喜曰：「語語雙關，是蝶是人？雙管齊下，此筆殆從江郎借來者。」又看張姬梅花詩云：

玉骨亭亭一標梅，實三實七自徘徊，

主人若肯開生面，莫使移將別處栽。

李生點頭微笑曰：「又是個雙管齊下的，身臨法地，尚覺佳句可觀。平昔所為，已可概見，妙才也。」因亦援筆書一絕曰：

名花好蝶一般春，花蝶從來已有因，

我亦風流花蝶客，不妨權作舊媒人。

書畢，顧謂姬父曰：「才子佳人，適逢其偶，此天定也。」因判令生姬成婚。化怨成恩，彼此允願。時人謂官府作伐，相與榮之。後梁生亦膺科選，督學黔中，及返京偕姬以謁李生。往往隆其報效，此後事也。

是年朱巡撫奉敕還京，因伸朝議，始復李生原職。生遂攜映雪抵京，謁朱巡撫以及夢紅。自是映雪與夢紅，始獲識面。一見親熱，如平生歡。時楚公又升任蘇州，映雪之弟梅之魁，亦膺南京鄉薦第一。范夫人大喜，即命與楚公之女楚玉香完娶成婚。報書至京，李生與映雪加倍喜悅。明年春，朝廷開科取士。占狀頭者，則楚公之子楚見龍。選探花的，則映雪之弟，梅之魁也。原來楚見龍，自幼杜門讀書，胸羅萬有，詞賦高邁，動以韓柳自期。生重其名，相與禮遇。而見龍亦看楚公分上，以父執事之。生知其未牽絲也，因謁朱巡撫，欲為夢紅執柯。巡撫點頭曰：「然，此佳婿也。微子言吾幾忘之矣。」生乃齎書，啟知楚公。而見龍與夢紅，

遂得在京成禮。厥後李生位極塚宰，梅之魁曆官台諫，楚見龍兵部尚書。朱巡撫官至都堂。楚公官至兩江總督。其親戚貴盛，世莫與京。而梅映雪、楚玉香、朱夢紅等，亦俱分封受賞。齊眉偕老，同享遐齡雲。

總評：

煙花子曰：前本文武兼詳，是文之有靜有躁者。此本憂樂疊見，是文之可泣可歌者。其中悲歡離合，委婉入情。讀之令人篤牀第之忱，增伉儷之愛。

行文不寫到山窮水盡，無可生發處，不奇。寫到山窮水盡，無可生發處，而又不善於生發，亦不奇。如此傳寫梅映雪，迫嫁楊家，星期已至，直是山窮水盡，無可生發矣。下文卻接敘逾牆夜遁，絕處逢生。及寫到日落途迷，連手投水，更是山窮水盡，無可生發矣。下文又接敘楚公撈救，異境天開，所謂絕處逢生之法也。

映雪吹簫，常事也。李生聽簫，恒情也。文卻於常事恒情之中，敘出一種韻事美情。又於韻事美情之中，敘出一種恨事傷情。復於恨事傷情之中，敘出一種快事芳情。文勢曲折盤旋，如江上游龍，蜿蜒有致。

范夫人中途變卦，是全傳中之大轉關處。若使夫人能體才子深情，佳人美意，將且一見而許，一說而從，文勢將於此止矣。又安能使離合悲歡，成古今之奇觀。啟文章之妙境耶！

董隆之舉，固私也。實天之所以示奇文也。何也？非董隆以排開之，而文將從此止也。楚公之舉，固公也。實天之所以終美事也。何也？非楚公以撮合之，而事又將安止也。是二人者，固事勢之必然，亦文勢之應爾。閱者又何徒以公私論哉。

附：勸戒色文

蓋聞內外異位，本聖世之良規。男女別途，亦明王之雅訓。此所以桃夭致詠，梅標興歌。成薪楚之休風，啟頻繁之盛治者也。越自睢麟化息，雀鼠風興。黃也堪貽，遂致城隅之約。蘭兮可乘，忽來洧外之游。既折杞而折桑，遂投桃而投李。狐其綏綏，鵲則疆疆。宋玉牆東，競種斷腸之草。沉香亭北，爭誇解語之花。挑綠綺之瑤琴，指紅綃之玉鏡。佳人有意，竟偷簾內之香，才子多情，久待廂前之月。門無關鎖，數盡風流。憐醉草之青蘭，種依籬之紅豆。庭前拜月，傳來兩地秋波。陌上看花，惹動一天春色。係千驅之意馬，通一點之靈犀。浪誇魚水歡情，亂逐蜂花醜態。三生石上，長離倩女之魂。百劫塵中，共幻王生之夢。遂致胭脂虎噬，紅粉狼貪。施削骨之鋼刀，運戕生之巨斧。懸樑闔逝，同含萬古之冤。抱柱長沉，自飲千秋之恨。他如寵南威，而誤晉。納西子，而傾吳。金屋藏嬌，啟長門之反目。瓊樓貯豔，貽牧野之傷心。皇孫遭燕啄之凶，帝後兆龍啖之禍。漁陽鼓震，空憐粉黛三千。海外釵分，誰倚闌干十二。嗚呼！海稱愛欲，長沉男子之軀。鄉號溫柔，老葬君王之骨。惟願風騷雅士，窈窕佳人，冰玉為心，常凜金鋼弩目。芝蘭其性，莫欺菩薩低眉。渡苦海於慈航，破煩城於慧劍。割開欲芥，同游歡喜之園。斬斷情根，共入維摩之室。握智燈於覺岸，燃巨燭於昏衢。醒回夢裡之身，悟徹空中之色。庶不致團團冤海，精衛難填。疊疊愁山，巨靈莫擘矣。

煙花子曰：全部書，風流放誕。此處卻以勸戒色文結之。方不失君子立言之體。乃知此書是要人戒色，非引人貪色也。善看者則得之。